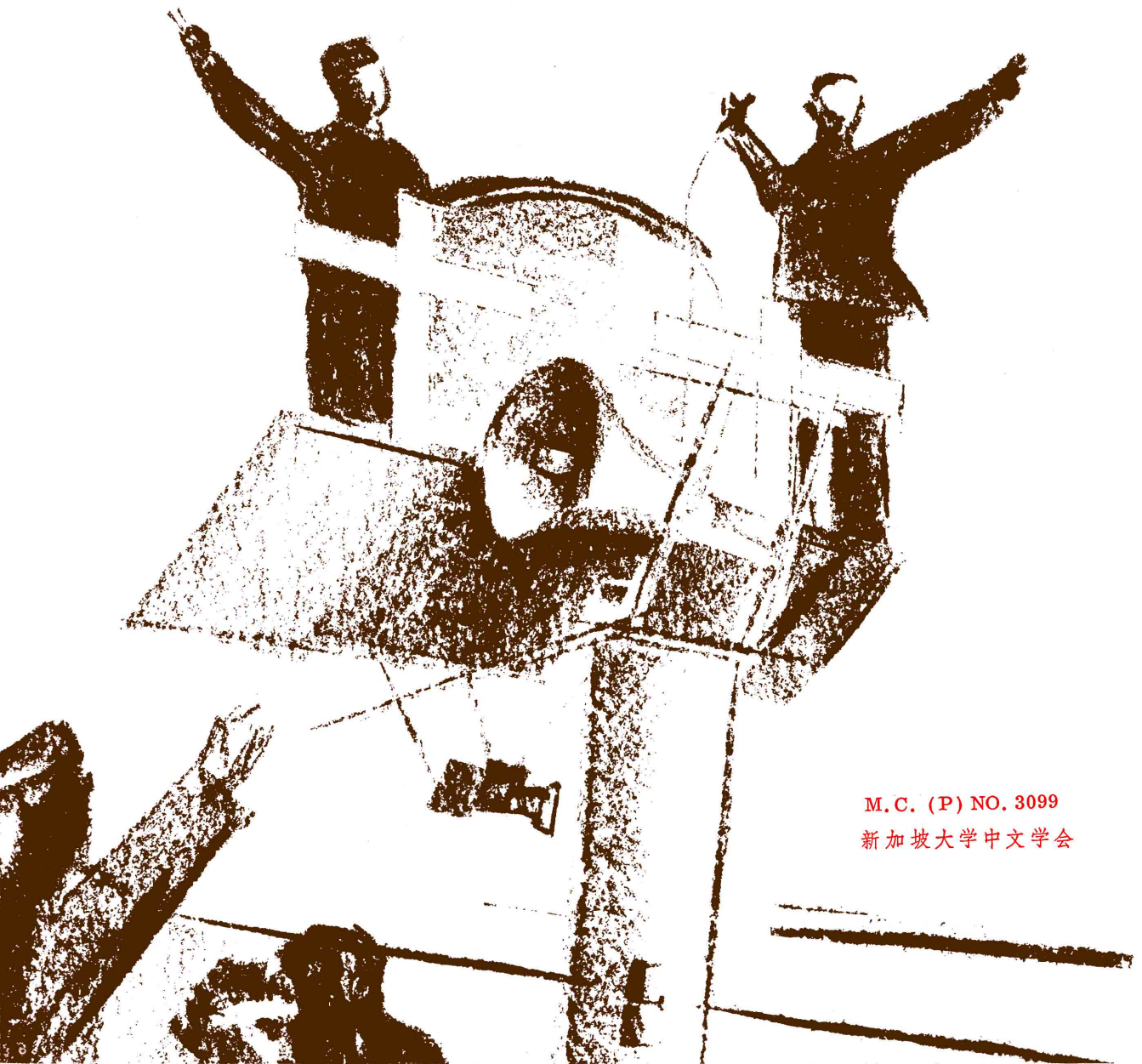


激風

本刊宗旨：促進文藝・研究思想・認識世界

7



M. C. (P) NO. 3099

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

我们是更真的一群

学会活动照片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五大专回力篮球赛



豪迈雄壮地唱吧！——假日学习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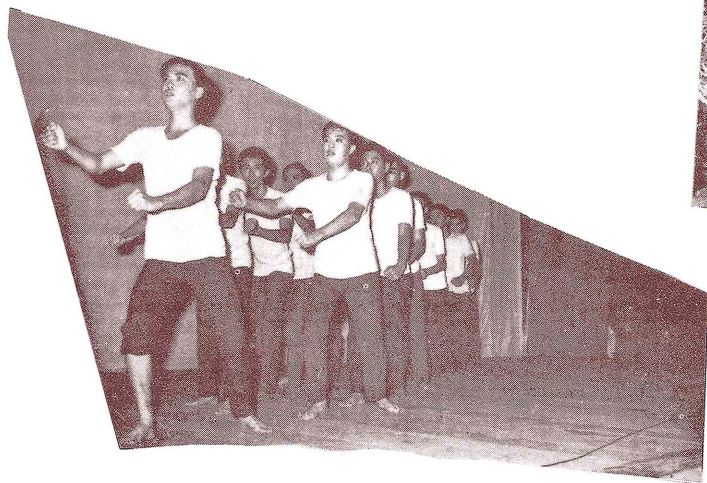
向劳动进军——体力劳作一瞥



欢聚一堂——赛后联欢茶会



另一瞥！



《川江号子》
文娱观摩晚会

激風季刊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出版

第七期 目錄

社会研究

繁荣·繁荣 辛勤·辛酸
——海港局工友访问报告……集体整理……(2)

五洲四海

迫你拿号的航程……勇 为……(5)
澳洲人看中澳关系……雨 军……(8)
为人民服务……海……(9)
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江 涛……(11)

天地之大

给我过去的导师……景……(12)
关于文艺歌曲之我见……彼 方……(12)
真为艺术还是为了捞钱?……巴 人……(15)

散文

敢走吗?……又 一……(13)
同 乡……斗 流……(16)

拓 荒

因一张不能转载的像片想起……于 干……(20)
来吧,我们等着你……江 海……(21)
发粮的日子……娇 莲……(21)
阿英受伤了……娇 莲……(19)
新世界要建立……娇 莲……(19)

藝 壇

遠方傳來了喜訊……集體創作……(7)

人物介紹

奎瓦拉的一生……王 立……(22)

小 說

两天忙碌四十八小时……佚 名……(25)

迫你拿号……明……封 面
我们是年青的一群……封 一
漫画: 现形记……雷 剑……(16)



編輯者: 星大中文學會激風編委員

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發行: 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印刷: 东艺印务公司

定價: 每本叻币三角

繁榮·繁榮

辛勤·辛酸

(海港局工友訪問報告)

(集體整理)

前言

星大中文学会社会工作组，乘假日之便，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九日到新加坡广东民律港务局工友住宅区进行访问工作，希望藉此瞭解工友们的工作和生活概况，以便打破隔膜，促进彼此间的友谊，并加深同学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当日，参加访问工作的同学相当踊跃，计有六十人左右，以分组的形式和抽样的方式分别到各座组屋访问。受访问的工友都相当合作，有的还热情地以茶水款待。谈到切身问题时，他们都肯坦诚相告，使我们的访问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本文即根据各组的访问报告，综合而成。

(一) 港务工人的工作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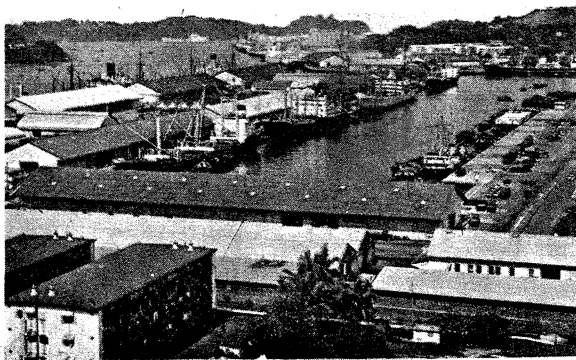
星加坡岛的经济脉搏，靠港口的运输来跳动，至于被列入什么「世界第×位大海港」之类的话头，尽管专家学者们提了又提，乐此不倦，但的确已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了。不少外国寡佬及「为新加坡带来贸易」的「商人」，老是千篇一律唧唧称道什么「港口设备属亚洲第一流」啦、「港口服务快捷完善」啦，什么「赶上国际航运」啦，甚至有关宣传当局还大拍港口的「雄伟壮丽」及「繁荣热闹」的照片，以示确已达到上述的成就，不过，毕竟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却长期地被人们所遗忘，或所不齿于道及的，那就是默默地促成这港口的美誉与发展的港务工人及成千上万的驳业工友。

现在，我们所要进行调查访问的就是其中之一——港务工友。

和其他劳动行业一样，港务局所聘用的工友，普及於华、巫、印各种族人民，他们大都集居在港务局一带的组屋，共同为製造本地区的「繁荣」挥下了他们无穷无尽的血汗，其中不乏有终身投入这行工作的老工人，在这港口拼命为人吹捧称道之际而自己除了积累满腔辛酸，及被人遗忘的情形下，黯然渡过残馀的岁月。

这些忙碌终日的社会财富製造者，一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搬运货物的搬运工友，另一是管修理保养工作的技术工人。其他的工作如杂工、司閘、囉里跟车，导航员、书记，检查走私人员，管理船仓人员等，为数较少。

就在上述的搬运工友和技术工人之间，也分为工头和普通工友两种。一般上的分法是这样的：以队（Gang）为单位，每队由十四人组成，其中一位即是工



头，其中又分为若干组，有一组长（Mandok）领导这一小组。在现有的港务局之四十八个港口（Gate）中，每个港口都有若干队，进行各类工作。

在工作时间方面，目前是施行三班制，每一班八个小时，每位工友都得按日轮班。大体上是分为：早上七点至下午三点为第一批；下午三点至晚上十一时为第二批；晚上十一时至次晨七点则为第三批。由于工友们轮班均不定时，又得照顾家庭，多以这个制度为一苦事，同时多希望不被派去轮第三批。

× × ×

港务工友所付出的劳力是巨大的，随着港口的不断扩张，港口的众多事务自然越来越烦琐支碎，以前体力所及的东西，现在则需要机器或须要付出更大的劳动力才能办妥，一句话，工人们所付出的劳动力是越来越大了，然而，这巨大的劳动力究竟换来多少代价？剩馀价值被谁「分享」去了？在这物价日益高涨的「繁荣徵象」下，工人的薪金是否也和物价一样，作同样的「调整」呢？这是我们所最关心的问题。

据知在这里做工的工友，按薪金方面的计算可分为薪水较高的月薪职工及出卖劳力的低薪日薪工友。

一般上，工头的薪水较高，约在八元到十多元之间，工作也较轻鬆。而普通的工友，薪金则由五元或五元以上不等，视其工作年限，经验而异。每月均需从薪金中扣除十巴仙的公积金，但真正的计薪方法工友们本身却不很明瞭的。为什么呢？原因是资方常常以各种利诱的方式来「鼓励」工友们出加倍的心力去为他们工作，比如其中一种所谓的「花红」（Bonus），就是用来作为超吨数工作的一种津贴，但其算法工友们不得而知，往往共同工作於同一隻船上，在相同的工作情况下而分得不同的工资，有的多些，有的少些，真不知道是以什么做标准的。

固然，在三班制之下，赶夜班的工友是可以得到所谓「夜工津贴」（Shift Allowance）的，但数目不

多。此外，工友每天可得几毛钱的「伙食津贴」，无组屋获配者还得到非常微小的「房租津贴」，但在涨风炽烈的情形下，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所以说，工友们每月净得的薪水仅足糊口，大部份的工友生活都相当苦，有不少家庭还须靠家人找副业来帮补家用。由于职工会并不能提供什么「资助」，工友们的福利一向置若罔闻，更不用希望他们出面为工友争取合理的待遇了。

比如我们访问的一些杂工，月入大约在一百八十元（或低过此数）左右，试想在目前的生活水准下，要维持一家的伙食费、教育费、零头车马衣着等费用，谈何容易，看样子，子女多的家庭，再多一倍这样的薪率，也未必划得来吧？但看他们那佈满筋络的手脚，就可以知道是操作繁重的搬运工作的，像这样廉价的出卖劳动力，究竟还能够维持下去几年？人未老，身先衰，穷苦人们的日子，在不合理的社会中，真是难挨呀。也难怪一些不懂得咎在社会的苦力们，向我们诉说为了不让子女走上这条绝路，拼死也得送他们去受教育，在他们眼里，「读书人」总是能找到一条钱途的，我们只有苦笑。是呀，怎样才向他们解释明白呢？

（二）动辄死伤的活儿

做这一类的工作，有时危险性是相当高的，有时为了进行一些较难的修理工作时，还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呢。一位工友这样告诉我们：「明知这项工作危险性极大，但也得冒着险去做了，如果尝试停下来多讲几句话，那就有可能被扣除一些所谓「奖励金」了，更严重一点，则饭碗也可能因此而打破，这儿强调的是『先做后诉』，想想看，性命丢了，又向谁诉去呢？」

另一位做了廿二年，由日资两元半渐渐升到目前日资六元（！）的印度工友，以马来话告诉我们说，他是在货仓或 Go Down 内工作的，须要用到起重机，「意外」的事件常有发生，断脚和折手的所谓「意外事件」，在那儿并不算是新闻了。

又有一位专管载油桶的船隻的工友说，这类船一般上都比较滑的，一不小心，或者稍有差错，是很容易发生「意外」的。其实，所谓「意外事件」，又有几件是真正「意外」的呢？要是防备条件得到妥善的处理，要是工人的安全得到充份的保障，相信「意外」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这可又不是那些什么「工业意外专家」之流的那套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所能生效了，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归根究底，与社会制度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还有一位印度工友的马来籍太太（她是作杂工的）告诉我们，她丈夫的工作是从岸上的高处，利用铁钩把货物从船上吊到岸上来的，由于这样，所以经常面临从高处掉下或被凌空的重物掉下压扁自己的危险。

让我们再看看星洲日报一九七一年十月卅一日的 一则署名为「一群散工」在读者之声所写的 一段话吧：

「在散工中，有一位可怜的工友，他是挺可怜的，他不幸在去年八月下旬五号门货仓前工作，被一箱二吨重的货物压断双腿，一直在医院和家里休养了九个多月，才能回到码头里工作。虽然他此刻能行能工作，但，他如今已是变成了一个半残废的人。据医生向他证实，他左脚短了一寸，更因为双腿大骨折断了，现在虽是恢复走路，可是却没有力，爬高爬低很不方便的，更不能做太繁重的工作。」

让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吧，它说：

「他现在虽然被派到码头四仟号队伍里工作；这些四仟号是在货仓里工作的队伍。然而，他工作了将近四个多月，还是属于临时性质，仍未能正式入队伍里工作。更惨的要每三个月或六个月，都得去请求续延工作日期，对于一个已跛了脚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麻烦啊！我们不明白港务局究竟是怎么搞的？对于一个因工受伤的工友，何其苛待啊！难道还要等那位可怜的跛脚工友恢复工作能力，重调回船底工作吗？有头脑的人，谁都知道断了双腿的人，脚力会大打折扣的，何况还在爬上爬下那么深的船底工作，不是很危险吗？我们虽然是散工，别忘了，当我们工作时受伤的，当局按情按理是应该照顾已受伤的工友今后工作的安全的。」

可见有关当局在对待受伤的事件和伤员的态度方面，是必须大有改善的。据知在工作遭遇「意外」而丧失生命时，所能得到的仅是一笔为数约七千多元的赔偿金而已！呜呼，生命何价？七千多元就能买到一条人命了吗？

（三）有待改善的生活

据说只有在海港局工作超过十五年的工友才有资格申请港务局的组屋。这里的组屋，除了每层楼的尾端是一房一厅式以外，其余的都是两房一厅式的。人口简单的家庭，只能分配到前一种屋子，那些成员较多的家庭才可申请分配二房一厅式的。对于成员较多的家庭而言，鸽子笼式的楼房是拥挤不堪的。

就居住环境而言，多数工友都认为目前的环境虽比以前改善了许多（因为工友们多半以前住在简陋的贫民区中），但仍希望当局像其他组屋一样，多派人打扫走廊及清洁垃圾桶等。

水电方面皆以五十单位为限，超额者需另计。

据说工友们的家庭成员，若年龄已达成年，则不得再住於组屋之中，所以儿女成年之后或婚嫁之后，只得搬到外头去住，不能再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

× × ×

至於娱乐方面，由于工友们要轮班，时间方面很不定，加上经济的问题，一般上并没有什么娱乐可言，通常是在工余看看电视、读报或看一些武侠小

说，做为主要的消遣，年轻的一辈则听流行歌曲；妇女们多以缝纫为副业。一般上赌博之风并不盛。有少数的年轻工友表示喜欢看长凤出品的健康电影。而大多数在假日或休假时，很少到外头去消磨或游玩，最多只是到朋友家中闲聊，主要是三班制的时间造成他们娱乐的不便，有时要轮夜班，白天便得充份的休息，哪敢去玩呢？娱乐，显然已被剥夺了。

× × ×

多数工友对薪金的计算都是一知半解，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本身缺乏教育。这些工友的年纪相当大，年青时所受的教育不多，最高只有小学程度而已，华人工友多来自中国，有些甚至完全不曾受教育，因此常常吃亏。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女大多有受教育，主要是因为自己吃了亏，另一方面，也何尝不带有「望子成龙」的企望呢？在受访问的工友当中，有十之八九以上把子女送进英校。询及原因，一位太太无限感叹的对我们说：她原本是把孩子送进华校的，怎知孩子毕业后许久，一直找不到工作做，因为人家要请的都是英校生。吸取了这次「教训」后，她便把孩子都送到英校去了。悲哉！这是教育制度之偏差呢？还是「华校生」在各方面真的比不上「英校生」？或者是殖民主义的作风依旧阴魂不散吧？这是个发人深醒的问题。

也有些家庭的父母，因为终日劳碌，根本没有时间管教孩子，任由子女们自由发展，以至造成成绩不良而往往在小学会考不及格后便辍学。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收入不多，即使子女考上初中，那费用也不是他们所能负担的。所以大体上说，工友们的子女都只能完成中学教育而已，他们大都希望子女能早日出来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当然，他们却又不愿子女们再蹈他们的复辙了。

× × ×

其他方面如医药服务问题，是值得提一提的。

港务局设有门诊部免费照顾工友的卫生医药问题（其家人则不包括在内），普通工友请病假或工作时受伤，一定要由当局医生签发请假证（Medical Certificate）方准请假，否则那天的薪金不算。每年病假不得超过廿一日。

工友们对当局医生无甚好感，因为那些医生态度多半傲慢，对于请假证的发出非常吝啬，同时对工友的健康问题，只做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真正关心工友身体的热忱，当然，在这种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之下，这种冷漠，不管人家死活的态度，本来就不足为怪的。

倒是工友之间时常在工作及日常生活中都互相关照，充份发挥劳动人民高贵的兄弟友情。一位工友这么说：「以前，海港局的中央厨司有供应午餐时，工友们不论是何种肤色，都围在一齐吃饭，天天如此，年年这样，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对！工友们应该情同手足，团结在一起，才能在狂风暴雨下，奋勇

前进！

（四） 提出几个问题，道出几句心声

或者大家会在报章上看到一些统计数字，说某年某月，劳资纠纷事件多少云云，而这些数字似乎一直在下降，这是否意味劳资关系越搞越融洽呢？职工会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工友们。

然而，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工友们对职工会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信心！

一个工友认为参加了工会直如不参加，工会并不能为工人做出什么事情，同时也没有照顾工人的利益。

另一位告诉我们，他虽然有参加工会，但却是迫不得已的，每月要缴两元会费。他认为工会没有存在的价值。

而一些工友则说，他们以前都有参加职工会的，但自从最近发生工会领导人的贪污事件后，他们便没有参加了。他们认为工会没有效率，起不了什么作用。

一位工友这样解释说：「经过一次反贪污肃清运动后，目前工会大权掌握在高级职员手中，食君奉禄，为君办事，那里会替工人说话呢？」

职工会本是可以替工人说话的，但要看掌握在谁手中，既然工会不能有效地团结工友，工友们就好像一盘散沙，有莫大的苦衷和不平，也只得忍气吞声去接受资方苛刻的条件了。

劳资关系似乎平静无事，但就实况看来，有待改善的地方多的是，鸿沟是存在的，熔浆则在沸腾。

另一个问题令工友们关心的是，所谓的箱运制开始实施后，会不会影响部份工友的饭碗？会不会因一切都机械化，反使工友的劳动强度加大？箱运制的实施，薪金方面，又将有什么「调整」？

还有，就是许多工友和上层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隔膜，他们对上层的所做所为，不甚了解，另一些毫无实际经验而凭学历居上位的人，常常会作出不合实际的决定，上下之间时常产生误解，这又说明了什么？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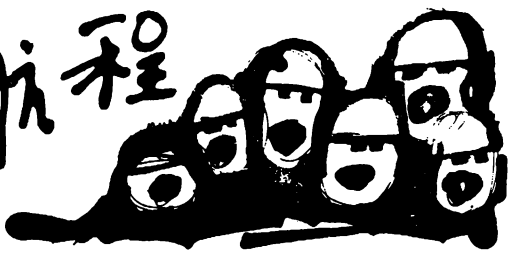
通过这次访问，使我们了解到工友们生活清苦的一般情形，有些工友们希望我们向社会人士说出他们的心声，道出他们的痛苦。

一方面，他们希望在这物价猛涨的时候，资方能给予合理的待遇，而职工会则必须进行通盘革新的工作，把立足点放在工人这一边，为工人谋求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希望生活及工作中的各种条件有所改进，比如住宅环境卫生问题、医疗卫生和医生态度问题，工作安全保障问题等等，都是有待改善的。当然，这些愿望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改革一切不合理措施的基础上。

最后，我们希望港务工友紧紧团结起来，拨云驱雾，共同为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而奋斗。

「迫你拿号的航程」

勇 為 譯



一九六九年，李治·波尔（Richard Boyle）是「美国海外星期刊」驻南越的战事通讯员。这份杂志的服务对象是驻亚洲和欧洲的美国服役人员。

访问了大屠杀后的彭威里村（Pinkville），波尔在思想上起了一阵波动。他于是加入南越的一个和平运动地下秘密组织「龙花」。二月，因为他的「活动不配合他的身份」，南越政府驱逐他出境。他现在正在写一本他亲身经历的书，叫「迫你拿号的航程」，充当西贡地下组织联盟的使者。

波尔不是南越最有效的革命力量——民族解放同盟的积极支持者。但是他所奋斗和祈望的和平使他成为美国政府和阮文绍集团的敌人；这也使他自然而然成为北越和民解的朋友。他那活生生的经历和思想上的变动，是成千的美国青年正在走的道路。

作者笔下充满着人道主义，但却勾画出了一个问題，对帝国主义，对压迫阶级，对好战份子，我们是否可以和他们谈人道呢？

前言

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九年，我是美国驻南越的战事通讯员，我非常清楚英国人民并没有得到有关南越的翔实报导，但这不能责怪驻南越的英国记者，路透社的负责人米奇·尼利（Mike Neale）就曾写了很多关于「龙花」和其他地下组织的报导，但是伦敦报纸却不曾发表，伦敦报纸只是由「鸡尾酒会的记者」在卡威利（carvelle）酒店的记者招待会所了解的战事，去编製南越「九十巴仙」的地方已经太平无事的故事。

美军的抗命

伦敦报纸事实上拒绝发表从南越传来的一个戏剧化的真实故事——美军造反。成千的美军拒绝对南越人民作战。一九六九年的前四个月，第一空军师团的第三旅，就有一百零九名美军因为拒绝回去作战而被判五年的监牢。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兵宁可选择了监牢而不愿再参与这场不义的战斗。

罗汉顿事件

更使到美国的战争机构感到恐惧的是美国士兵开始走上了武装反叛。罗汉顿（Doc Hampton）的悲惨事件证明了美国士兵对不义的战斗感到无比的厌恶，他们准备为自由而牺牲性命。罗汉顿是第二十五步兵团的士兵。去年十月，当一个军官命令他剪掉非洲型的头髮时，罗汉顿叫喊道：「你可以有你的东西，你的法律，你的臂章；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有我的M-16莱福枪。」被继续的谥骂和折磨，罗汉顿觉得这是他表明立场的时刻了。一个阴天的早上，他拖着M-16的莱福枪走进那军官的办公室。对準之后，慢慢地按下了板机。宪兵部於是引起了一阵搬武器的骚动，混着「杀他」和「捉他」的喊叫声。终於罗汉顿被包围在一个煤柜的角落头。但是第二十五步兵团不管是黑人和白人，都不允许宪兵动罗汉顿的一根汗毛。他们拿起了枪，紧张地对峙着几分钟。在这紧张

的时刻，一声枪响自煤柜的角头传来，罗汉顿自杀了。

在争取自由的呼声中，罗汉顿不是第一个，也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死难者，但是他将不会被第二十五师团所遗忘。为了纪念他，他们的地下报纸用了他的名字。

市面上的报纸没有报导罗汉顿事件以及美军长官被士兵击毙的消息。平均每週都有一两个士兵叛变的案件。在斗争中死亡的更不计其数。好多美军单位都已在叛变。在桂生（Queson）战役中，就有一连美军叛变。但是这些新闻都被封锁了。

就好像罗汉顿须要表明他的立场一样，一个人须要对自己的良知作答复以及选择立场的时刻毕竟会到来的。对我来说，当我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来到了成百越南妇孺被美军屠杀的彭威里村，那痛苦和已变了形状的脸孔的老妇告诉我她如何倒在她孩子的尸体上装死而得以保存性命，这将永远在我良知上留下一道疤痕。就在那时刻，我肯定了我将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美国人了；就好像「好」的德国人说他们不懂得希特拉的残暴一样。我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从那天起我将不再是一个旁观者或是记者。就从那天开始，我拿定了我的立场；我开始和越南同胞为争取解放和自由而和我的国家作战。

「保卫恭藩岛」

战场已经被选定了，当然不会是我选的，而是南越的秘密警察选的。去年十月下旬，我获悉独裁者阮文绍的私人盖世太保贺伍（Hoat Vu）正计划在恭藩（Con Phung）岛进行类似彭威里的大屠杀。恭藩是在湄公河三角洲的深处。这儿一向安居着六千多名道教徒。这年来，这小岛开始成为南越逃兵的避难所。越来越多的南越士兵，厌倦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纷纷逃到这个小岛。阮文绍被激怒了，命令他的秘密警察在十二月十一日扫荡这小岛。

一支新生的力量，充满战斗力的地下军队「龙花」，在一个西贡的作家阮丰隆的领导下，决定接受

阮文绍的挑战。下定决心保卫小岛。阮丰隆和他的同僚，在岛上组织五百名自卫队，决定在阮文绍还没进攻以前先动手。

当我还是一个战争通讯员时，我曾访问过恭藩好多次。这是一个风景怡人而宁静的小岛，它是我在南越的第二故乡。跟新墨西哥公社没有什么两样，恭藩是一个充满友爱的小岛浮现於深仇的大海中。一生中的第一次，我找到一条我准备牺牲性命的道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当我最后到访那里，我碰到阮丰隆，他告诉我一个非常神奇而大胆的计划去向世人控诉小岛将遇到的悲惨遭遇。他计划和十八个自愿者乘着一艘旧帆船，沿着湄公河到南中国海去夺取和解放恭鲁（Condor）岛的集中营。任何一点小差错将会使到他们不能完成任务。这艘没有武装的「迫你拿」号须要通过全副武装的南越舰队和庞大的美国第七舰队。恶名昭彰的阮文绍是不对任何反战示威作任何同情。以前的反战示威都在大屠杀下结束。恭藩岛上的六千名男女老少的性命全赖於「迫你拿」号的成功。阮文绍已经开始包围这小岛，准备大扫荡。阮丰隆清楚地了解到唯一能使这小岛生存下去就是让世界知道。



我决定加入「迫你拿」号，一起肩负这小岛的命运。在十二月八日，我们启程。很快地我们被南越炮艇截住了。从来没有外国记者参加反战抗议，我这一行动使到警察感到失措。当「迫你拿」号被拖回恭藩之后，一位秘密警察头子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再尝试的话，那将是「迫你拿」号的末日。当一艘队的炮艇包围着停泊靠近小岛的「迫你拿」号，我们开始绝食斗争。十二月十四日，我们不理睬警察的警告，「迫你拿」号再度举帆。但是这一次却有五百名示威者以及从 ABS, CBS, Reuters, AFP, UPI, AP 和世界各地派来的记者挤上甲板上。当阮文绍召集了一舰队的炮艇来阻止我们时，我们也集合了十二艘快艇来推动「迫你拿」号下湄公河。在一场比马力的竞赛中，阮文绍的炮艇撞着了「迫你拿」号，但是却不能改变它的方向因为我们有那么多快艇在后面推动。

当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一事件的发展时，阮丰隆跳上南越海军炮艇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反战宣言。当阮

文绍派来了更多佈满海军的炮艇时，「迫你拿」号作绝望的挣扎以期逃到大海上。但是一艘庞大的 LST 终於阻截我们前进的方向而迫使我们回去了。

人民反对暴力的镇压终於取得了戏剧化的胜利。为了向阮文绍挑战，一群逃兵坚决地活下来告诉世人关于这事件的来龙去脉。

由於外国通讯员的出席，我们得於保存性命。这一次的航程迫使阮文绍放弃屠杀恭藩的计划。

组织反战集会

坚持着战斗，阮丰隆决定到阮文绍的老巢——西贡去斗争。在那儿他将组织美兵和南越人民的反战集会。希望通过这种团结的具体表现来粉碎「美军和南越人民支持战争」的神话。阮丰隆团结南越宗教集团和学生组织，我搞美军反战士兵和黑权组织的运动。虽然反战将换取五年的监牢，美军的响应这项号召却是惊人的。传单秘密地夹在军队报纸上分发。美军反战广播员在南越军事电台私自地广播反战消息。

在示威当天晚上，圣诞节前夕，阮文绍命令在约翰·肯尼地的广场围起铁丝网，召集了坦克车和军队，并且还请了四百名流氓来破坏这个示威集会。仗着配有手提机关枪的军事警察，美军将领命令参加反战示威的美兵在一分钟内离开广场。另一边，阮文绍的秘密警察逮捕并毒打阮丰隆及其他「龙花」的领袖。没有经过审判的阮丰隆至今还在吉化（Chi Hoa）监牢里受酷刑。

阮文绍毒辣的手段

虽然阮文绍傀儡集团勾结了美国的势力破坏了这个反战集会，他们却不能使「龙花」沉静下来。四天之后，一千多名学生示威抗议阮文绍用野蛮手段来对付一个和平的集会，又引起阮文绍的一连串大逮捕。

紧接的一个月，地下组织称它为血腥的正月，阮文绍秘密警察展开扫荡「龙花」运动。在这之后，我们想尽种种办法，包括贿赂，去救出一些被逮捕的人士。但是还有成百人没有经过审判而被拘禁着。

通过这些被释放者，我得知了一些吉化监狱里的酷刑。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的膝盖被钻进铁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完全和地下组织无关的，经过廿七天的酷刑之后才被放出来。她被施予一种惯用的下流酷刑，用一隻活的鳝鱼插进她的私部。

结 尾

「迫你拿」的甲板上，阮丰隆精采演辞还在盘旋：「我们不想屠杀，因为和平的希望早在我们的心中浮现。我们祈望所有越南人民享有和平，所以我们愿意牺牲自己，去克服困难、去坐牢、去受酷刑、甚至用死去换取我们所深信的人类间的爱——不分国籍、宗教、肤色以及政治信仰。战争爱好者憎恨我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他们说我们是逃避现实

（转入第廿八页）



C 2/4

遠方傳來了喜訊

集體創作

$\begin{array}{|c|c|c|c|c|c|c|c|} \hline \text{R} \sim \text{U} & \text{R} \sim \text{U} & & & & & & \\ \hline \begin{array}{c} 5 \quad 5 \quad 5 \\ 3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5 \quad 0 \\ 3 \quad \wedge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1.2 \quad 3 \quad 4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6.1 \quad 7 \quad 6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654 \quad 3 \quad 2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1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hline \end{array}$

$\begin{array}{|c|c|c|c|c|c|c|c|} \hline \begin{array}{c} 2321 \quad 7 \quad 6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text{小提琴演奏法} & \begin{array}{c} \text{R} \sim \text{U} & \text{R} \sim \text{U} \\ \hline \begin{array}{c} 5 \quad 5 \quad 5 \\ 3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5 \quad 0 \\ 3 \quad \wedge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5.1 \quad 6 \quad 1 \\ 0 \quad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6 \quad 5 \quad 4 \\ 0 \quad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5.3 \\ 0 \quad 0 \end{array} \\ \hline \end{array}$

$\begin{array}{|c|c|c|c|c|c|c|c|} \hline \begin{array}{c} 4.3 \quad 2.1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1 \quad \text{—}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1.7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2.1 \quad 7 \quad 6 \\ 0 \quad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0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4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3 \quad 2 \\ 0 \quad 0 \end{array} \\ \hline \end{array}$

$\begin{array}{|c|c|c|c|c|c|c|c|} \hline \begin{array}{c} 4.3 \quad 2.1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1 \quad \text{—}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1.7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2.1 \quad 7 \quad 6 \\ 0 \quad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0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4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3 \quad 2 \\ 0 \quad 0 \end{array} \\ \hline \end{array}$

$\begin{array}{|c|c|c|c|c|c|c|c|} \hline \begin{array}{c} 4.3 \quad 2.1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1 \quad \text{—} \\ 0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1.2 \quad 3 \quad 4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6.1 \quad 7 \quad 6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4 \quad 3 \quad 2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1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hline \end{array}$

$\begin{array}{|c|c|c|c|c|c|c|c|} \hline \begin{array}{c} 2.1 \quad 7 \quad 6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5 \quad 5 \\ 3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5 \quad 0 \\ 3 \quad \wedge \quad 0 \end{array} & \begin{array}{c} 5.1 \quad 6 \quad 1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6.6 \quad 5 \quad 4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3 \\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hline \end{array}$

$\begin{array}{|c|c|c|c|c|c|c|c|} \hline \begin{array}{c} 4.3 \quad 2.1 \\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1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1.7 \\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2.1 \quad 7 \quad 6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text{—}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 \quad 0 \\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5654 \quad 3432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begin{array}{c} 1.1 \quad 1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hline \end{array}$

$\begin{array}{|c|c|c|} \hline \begin{array}{c} 1.1 \quad 1 \\ \wedge \quad \wedge \quad \wedge \end{array} & & \\ \hline \end{arr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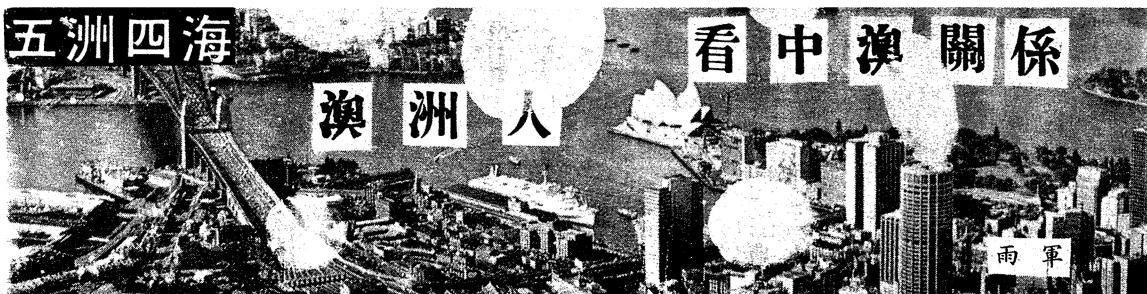
「远方传来了喜讯」集体创作口琴独奏曲。

乐曲开始採用战鼓奏法（又叫小鼓仿奏法），加上饶钹奏法的适当处理，那表示一声春雷，自远方传来交响伴奏（又叫大小伴奏）。后半拍低音伴奏，表露内心的喜悦。小提琴仿奏法，使人怀念起祖国亲密的战友，稳定的大伴奏及八度和音，鼓舞着英雄儿女勇敢地走向烈火。他们盼望，盼望幸福的日子，快快到来。

註：乐曲所採用的各种吹奏技术，可参考下列两本口琴书。

（一）口琴自学法 （石人望编著）
香港信成书局印行

（二）口琴学习手册 （杨翠琴编）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



近年来，澳洲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一直追随美国的政策，采取强烈反中国的路线，在国内又把反中国的大力宣传当作政治资本，大加利用。虽然不时有由澳中协会及全澳学生会所组织的访问团访华，但却不受报导，又由於澳洲政府在过去数十年来的宣传，便使到许多澳洲人对中国一向来有非常错误的看法，这可以从哈克和钦影的调查书中看出来。

★「亚洲的黄魔」★

一项澳洲政府的积极宣传，便是把中国描绘成到处充满饥民，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准备侵略他国的国家。根据这种理论，这一群所谓「亚洲的黄魔」将来一定会大举进兵前来佔领澳洲，故此澳洲的国防政策必须把重点放在「保卫」东南亚，帮助东南亚各国政府「抵挡」「亚洲的黄魔」的攻佔，以免一旦等到东南亚「沦陷」，那时要保卫澳洲为时已晚，这就是「藉别人的血躯替自己开路」的想法，也是澳洲政府官员们口口声声说着的「前哨防卫」国防政策。

这么荒唐绝伦的论调，竟然出自一国之政府，真令人怀疑其居心何在。其实，只要人们睁开眼睛看看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军队从来无不故越过国界一事，便能折穿这种谎言。

非常不幸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大众媒介总是在当权者的控制下，这使到澳洲人民对中国的认识一直是非常肤浅，甚至幼稚可笑；比方哈克与钦影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〇年之间进行的调查中，就发觉有三份之一的澳洲人认为澳

洲正受中国的「严重威胁」。但迹象显示，这三份之一的人也正是受误导的「无知份子」，其中一部份人甚至觉得中国人是「天生的疯狗」，且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要来佔领澳洲，他们对中国本身的「印象」也是幼稚可笑，仅限於「清朝皇帝」、「点心」、「可怕的面孔」、「舢舨」等。有的人以为中国目前的人口是十六万万，佔世界人口之一半；也不知道中国的真正地理位置；甚至以为甘地夫人是「另一个中国」的统治者，而她的丈夫是一个什么元帅；有的人更说「另一个中国」是由一个共产党人所统治的——蒋介石。

这些澳洲人在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及新闻封锁下对中国既有这些荒唐的想法，也就难怪澳洲政府能利用这种「绝妙」的形势来发展它的反华政策了。

★ 乒乓外交 ★

今年五月，澳洲乒乓球队受邀访华，这才突破了报章、电台与电视台对中国真象报导的封锁线。

澳洲乒乓球队们访华后对中国一直赞不绝口，说中国工农业进步神速，人民安居乐业，并说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民族。这些话都陆续由大众媒介传播给每一个澳洲人，使人们耳目一新，对中国有了崭新的印象。而随乒乓球队一齐访华的澳洲记者的归来，带来了一卷卷、一叠叠有关中国人民生活的电影片及相片和一些较真确的报导，这也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的认识。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原来也有这么高的水准，比方一些在中国城市中的工人住屋就与澳洲大城市的住屋大同小异，其他的日用品与食品也应有尽有，供应非常充足。

另一方面，由於澳洲政府的反华政策，使到今年初中国突然宣佈停购澳洲小麦，严重地打击到澳洲经济。这便使一些原来支持政府的资本集团逐渐转而批评澳洲政府的反华政策，一些以前反对中国的报章也逐渐而支持与中国正式建交。

★ 外交政策的全面崩溃 ★

就在这个时候，澳洲最大反对党工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访华，工党领袖并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一次约两小时的谈商，表明了工党的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次的访华虽被澳洲政府强烈指责，但却更进一步地使澳洲人民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也象徵着澳洲统治者长期以来外交政策的失败。所以进步青年们都认为这是他们多年来不断奋斗，以使澳洲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宝贵果实。

但对澳洲政府最大的打击，莫过於七月十六日尼逊宣佈他将访问北京的消息了。这消息正式宣佈以前澳洲总理麦马洪还一无所知，一味攻击工党访华代表团及中国，直到消息公佈后，麦马洪已后悔莫及，狼狈异常。这时他也只好跟着立刻宣佈「澳洲也正要与中国建交」，因此澳洲政府与美国政府的主僕关系也已表露无遗，但好几位内阁部长私下对美国的「擅自行动」表示遗憾。

在这个时候举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澳洲人民已经赞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也就是象徵着澳洲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与反华政策已告全面崩溃。對於「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进步青年们则认为是美国长期来企图对中国实施的「封锁政策」的彻底失败，是世界新兴力量的一项富有历史意义的新胜利。



(按：本文译自纽西兰 Otago 学生报 Critic)

我们在中国所见到任何事物的疑问，答案总是和「文化大革命」相关连的。中国人的各个生活面好像都深受过去五年经验所影响。每一个和我们交谈的人都能够清楚地指出他自己和他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我们的每一个成员几乎都带着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见解」离开纽西兰，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成员不改变已往的「成见」离开中国。我们大部份受教育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沙文主义者。一些中国通、政治科学家通过「时代杂志」以及日报塞给我们一些「过沪」的东西。

我一直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事件，有着明确的开始和结束的日期。我也从一些「资料」得知「文化大革命」可以被理解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人物的权力斗争。和其他西方人士一样，我曾听过这样一个论调：目前军队出现在人民日常生活的场所，是为了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不得不用军人接管政权。

我不想一件件去揭露这些错误的观念，但是我希望当你继续读下

去，你会改变你的看法，就好像我在中国四星期里改变我看法一样。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每一个我们所碰到的人都参与这项大革命。中国人民明瞭「革命」的正确含义。「革命」不是用来表明权力的易手，「革命」也不只是用来表明对一小撮人类的敌人斗争。「革命」是人类在奋斗过程中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和敌人的各种不同代理人展开斗争。「文化大革命」只是革命一环中的一个革命。通过这个革命来达到划一思想，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就好像其他革命一样，它是持续不断的程序。

回到纽西兰之后，一些人在和我交谈中感到惊奇，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我用「革命」是指「持续不断的革命」。当我们问响导员几时革命才会过去，他对我们微笑。他说首先他们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这已经快要完成，但是现在一个更大的挑战在前头，努力奋斗去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或许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我们是会把它建立起来的。中国有很多时间，我们有很长的历史，二百年对我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说。

我的字典对「革命」下这样的定义：条件的改观，根本上的变革；或者是暴力推翻旧政权由新政权取代。就像我大部份的同学一样，我经常只理解后一部份的定义。中国人的经验教育我前半部的定义更加使人斗志昂扬。全世界几乎每几星期就有「暴力的推翻和取代政权」的新闻；但是大多数都是人事上的更替而已，新的脸孔在同样的制度下从事组织政府和建立社会。真正要努力去推动社会朝向更光明的方向前进是很少的。

当我们对纽西兰人谈「文化大革命」，他们似乎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和革命相关连。这也粉碎了他们脑海中对最近北京一系列事件理解为权力斗争的想法。在克姆林官的五十年政治生涯，从来没有苏联的群众好像中国的群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似乎是被鼓励参加的。就在这个革命里，使人感到困惑不解的群众路线显现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涯。最使西方人士感到不解的那本小红书也开始逐渐被西方的旅客了解。在过去十年的开始，毛泽东曾受到挫折。「大跃进」的失败似乎迫使权力转移到一

群新的行政者手上。避开对思想上热忱学习而滑落到投机取巧的路线。在刘少奇主席的盾牌下，坚定的迈向共产主义的理想已被软化了。「生活杂志」於是告诉美国主妇和纽西兰的地理教师说共产主义者也有他们先天的弱点，他们的农民已被分配一小块土地了。

历史暂时倒退。扮演着一个没有权力的神或是国父，毛泽东在这五年内没有实际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一段时间，现在被称为「修正主义和工贼」的刘少奇，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带路人」操纵着整个中国。解放后的前十年所训练出来的工程师和行政人员（中国人似乎常常用一九四九年前后来计算日期）就在这个时期霸佔整个社会和行政要职。我想毛泽东看出了这一点便从新纠正革命的路线而使到它走向他要它朝向的路线。中国人民被教导去明瞭革命不再属于他们的了。中国当时的方向是决定於那些投机取巧公务员，官僚，他们仗着良好的教育和较高的天资，牺牲群众的参与而去追求所谓的「效率」，认为重金聘请专家将更加便宜。在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中，他们开始播下好像苏联所走上资产阶级那样的种子。一个主要因素促使毛泽东思想被普遍接受是林彪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军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不是靠枪和军队的名声，而是靠谦虚的态度和那本小红书。那本小红书——毛泽东语录——一开始是印来分发给人民解放军的。人民解放军似乎还保留着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革命战斗力和革命斗志。当我们参观了一个离北京五十英里的人民解放军师团时，那里的军官告诉我们说军队在林彪的领导下已变成了一间大学校。他说：「军队不只是一个训练战斗士兵的场所，而且是学习应用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所以在军队里，士兵们学习简单的格言和一篇「为人民服务」的简鍊的句子。军事人员（通常是招募来的，为期三年或五年）都浸淫在那谦虚和为人类谋更平等的思

想为中心的小红书。他们被教导说如果没有和实践相配合的理论都是无用的，所以中国人民必须向工农学习。毛泽东强调这个见解好多次，这是他於一九四四年第一次在延安发表的一篇演讲词「为人民服务」中所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这见解一直被重复好多次，例如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宣佈说人民解放军是一间大学校，学生和干部应该下乡去向农民学习。

因此整个军队组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团体供青年男女学习毛泽东思想。当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在上海发表批评北京市长爆发开来时，军队便成为积极份子和觉悟人民。紧接而来的就是在北京竖起的大字报里（有些说是毛泽东竖立的），有些人被指责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些人被指责利用他们的职权和专家的资格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因此出卖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在这时候，没有任何人的名字被指出（包括刘少奇在内）。人民开始争论着谁是这些走资派，他们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去找出社会主义的敌人，组成队伍去和这些人斗争。

这时候，毛泽东思想成为一切的指南。那些不肯向工农学习的人很明显的就是那些自视学识高、本事强以及那些自认不是广大群众（也许是自认高出群众）的一份子。

一九六六——六七年间，大部份的政治活动是由革命觉悟的先锋，人民解放军所领导。运用那本小红书代替了枪，人民解放军参与群众的辩论，同时鼓励更多人参加。

在中国第一星期里，当我们从工厂到学校，从学校到公社，这一切事实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每一个人都非常热心地指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运用毛主席的思想，每一个人都能告诉我们他们在学校、工厂以及公社所扮演驱除走资派带路人的角色；每一个人都能指认这些人。这些人就是那些制定脱离群众路线政策的人，那些掌握行政大权以及那些受过特别技

术训练和有学识的人。我们参观一些澈底改革过的工厂以及一些行政人员不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工厂。这些工厂目前都被革命委员会接管。当时我们感到须要谨慎和不要轻易相信，因为我们怀疑那些人是否能根据那本小红书的分析来倾吐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这么一个问题：「他们是否真正能够记牢和了解它的含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事实，他们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来作为他们目前情况的标準。当然我们可以怀疑一些人是否能够领悟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可以不轻易相信群众路线的每一部份；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怀疑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深深感受到这本书是为他而写的，是写关于他的东西。

当我们访问了学校，我们被告知整个教育制度已经改组，目前的教育对启发儿童的智力和对劳动的热爱给予同等的重视。我们被告知以前中国的教育制度是非常「学术性」的。每个儿童都被灌输着一种思想，那就是修完小学，他们顺理成章的由中学到大学的思想。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教育制度，而这制度曾经一度是少数幸运者才能享受得到。这种传统思想毕竟须要打破的因为中国目前正广泛的推行强迫教育。

小学教育已从六年减到五年，教学法也强调智力和劳力相结合。通过学校的小工厂（我们参观南京一间学校出产货车的空气洁净器），小花园以及和附近的公社和农庄接洽，学生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学习劳动。我们在南京和西安看到了这种方法的实践。目前的趋势是要缩短中学教育。我们参观了一间已缩短一年初级中学和一年高级中学的学校。西安各中学都已缩短好多年中学教育而且同时合并了高初级中学。

学生大多在十七八岁毕业，他们暂时不会有升学的计划，而是到工厂或农庄去工作。一群在延安工作的青年告诉我们如果放弃深造的打算将是自私的个人主义和错误

的。在大变动之后的大学，现在才开始复甦。我们访问的一些城市，大学还是关闭着。但是在其他地方如北京和西安，一些技术学校都已开课。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的倾向，遴选学生进入大学成为一个非常民主的事务。学额（目前似乎倾向于分配给乡下的学生）是分配给每一个工厂和农庄。工厂决定他们的同僚中，那一位是可以被选进大学的。因此进入大学的年龄一般上都比以前高。以前的学生大多在廿岁左右中学毕业就进入大学。现在是十八岁中学毕业就去做工。当他到了二十二、三岁就有可能被工厂或公社选去唸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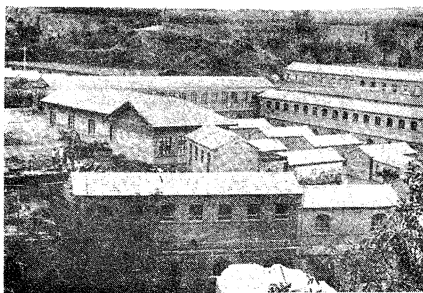
由於这个变动才刚刚开始，教育工作者就有一些难题。在清华，——北京一间以工程系闻名的大学——教授们承认学生的程度差距相当大，但是他们满怀信心地说这个难题是可以被克服的。

在一九六六——六八年间，学校成为辩论中心。在北京学生都熟读毛泽东著作。他们任意组成讨论小组以及后来成为行动小组。中学和大学的红卫兵就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在早期的争论中，青年人就组成派系，他们都自认毛泽东路线的追随者而指责另一派系是毛主席所要批判的。

毛泽东赞许其中一派而结束了谁才是正确的争论。辩论中心接着转向青年人对革命的热忱的问题，大部份的学生都被通知不要太过激烈。我们被告知在清华，格斗只限于二三百（清华有一万名学生）个极端份子所组成的两个派系而已。他们都自认是真正追随毛泽东的革命精神。这些派系终于在製造装甲车，手榴弹以及轻武器（他们是工程系的学生）中结束。「打架」终于爆发了，造成十四人伤亡。大多数的学生都比较冷静地参与「文化大革命」。他们参与红卫兵的集会，参加讨论小组以及和教师在一齐开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的会议。最后他们响应了毛主席在五月七日（一九六六年）的号召，下乡去向工人和农民学习。所有大学都关闭了。清华大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

子，极端份子佔据了大学，於是工人和军队开进校园才把他们赶出去。在工人和军队第一次开进校园时，学生开火，造成五个工人死亡。

在工厂里，思想性的辩论并不热烈，他们多集中讨论一些实际的情况。学生们来到这里观看实际生活奋斗的一面，他们须要适应现实和劳动，但是工人却得学习理论来提高他们的认识。群众逐渐了解到一些较高级职位被少数精英份子把持着，他们仗着党员的资格、受过技术或行政的训练，於是制定政策加强他们的物质享受。各个部门的经理和技术人员、干部和领袖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很多都已被推翻。在全国各地，工人开始参加制定政策。人民已经开始重新参加革命。在刘少奇领导时期，工厂所走的路线是技术人员制定所有政策，然后利用奖励金来刺激工人去达到政策所指定的生产指标。现在的情形是通过互相讨论来决定怎样去达到生产指标。工人自己决定可能达



模範公社——大寨

到的生产指标以及怎样去完成。

他们被鼓励提意见去划一生产过程和改善他们所操作的机器。工厂的工程师对我们表示这种发展趋势很令人满意。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很乐观的。和其他纽西兰的学生一样，我曾经把我的假期花在工厂里，我看到工程师都非常高傲，独自决定决策，工人被认为是无知而不必去和他们商量。据我所知，纽西兰工人视工程师为「特殊种族，不懂机器实际操作的情况。目前中国技术人员的薪水已被降低，但还是高过一些工人。个别情形也有所差别。在上海的一间电力发电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有月薪五十元

人民币，这是工厂的平均薪水。一些老经验的车床操作员月薪超过一百元，有学位的工程师通常都在八十元左右。我们被告知他们一直在改进以期达到更合理与公平的地步，一些刚刚受训出来的人员将不会自动得到高薪。

在最近的大变动，公社似乎显得比较平静。「文化大革命」所沉澱下来的一个论题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是否应被推进到完全共产主义化的阶段。在我看来这将是更加艰难的工作而难以预测其成果。好多公社现在还分给农民一小块土地，在一些公社里，养猪还是以个人为单位。公社目前的行政是由革命委员会接管，革命委员会目前在全国各地负起行政任务，因此农民对制定政策肯定的将会有更大的发言权。

公社的生活条件还不很一致。在南京附近的一个小型公社，虽然七十巴仙的住屋已有电流供应，住屋都显得有些古老和简陋。在北方的大寨公社已有非常坚固和美观的住屋，有些还很新。对较好的中等家境的纽西兰人来说，这些居住条件是可以被接受的。

几乎全部我们所遇到的农民都给我们比较目前和一九四九年前的情形。对他们来说，他们目前有足够的食物，良好的衣服、以及乾淨的住屋是不可衡量的进步。公社丰衣足食的事实是值得我们在火车上碰到的老妇重复再重复的。她五个孩子在一九四〇年都死於饥荒。当我们要欣赏中国人民这样热烈参与社会的建设改革时，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那位老妇所说的话。当你问一位老妇人共产党政府接管国家后，生活是否有改善时，她会静静的微笑





我遇过的导师

××:

你一定会惊奇为什么我称呼你为导师，我们不是一向都是同学和朋友的关系吗，我这样称呼你因为：是你最先向我阐明人生的真谛，过去是你经常向我分析事物，帮助我认识事物，是你把我从堕落的边缘导向正途，使我开始参与有意义的集体生活，认识更多的朋友，明白更多道理。

但是今天我却要严正的批评你，表明我对你越来越大的不满。请不要空谈此时此地不能办到的事物，一些你可以、你应该去支持的、去做的，你却往往用种种的理由去否定它的意义。

是什么原因使你瞧不起那些本质上还不坏的朋友，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与你共进退，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抛弃旧思想的包袱，你觉得自己走在前面很远，对这些朋友不屑一顾。

每当我说：「某某团体的文化活动有份量，值得去观赏。」你就说：「好的东西能这样容易看到吗？句可在剧院看到的东西一定是很有限，不值得去看，某某团体又是什么东西立场不鲜明，不要太相信。」你最多只说对了一半，最少你不应该完全忽视这类活

动的意义，你也从没有积极地，主动地去了解这个团体与他们的困难，你不但失去一个教育自己的机会，而且没有用你那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洋洋得意、自鸣清高。

每当我说：「某某刊物值得一读。」你就说：「知识份子搞的东西，没有生活气息，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你又失去一个充实自己的机会。真的是完全没有可以吸收的东西吗，我知道你确实是这么想。

每当我说：「某某人敢讲话，肯办事，有干劲。」你就说：「你要当心啊，人心险诈，不能不防。」就是这样清高的人渐渐地孤立了自己，不求进步而渐渐的落后了。

那天我在车站碰见你，你的装束、举止和跟你一块的朋友，都说明你比许多过去你所瞧不起的朋友都落伍了，你知道吗？在各方面你仅仅是我过去的导师，过去的！

祝天天向上

友景

关于文艺歌曲

之我见

长久以来，文艺歌曲（或叫艺术歌曲）这个词，就给人一个很错误和模糊的概念。一般的人（包括有进步认识而一时思想还搞不通的人），都以为文艺歌曲，就是健康的了。或者至少认为不健康的文艺歌曲，也会比流行曲好一些。

由于这个概念的错误和模糊。在此时此地，什么独唱会啦、什么文艺歌曲比赛啦，堂而皇地冠以所谓提倡健康文艺歌曲以及什么正统音乐，等等活动。实际上，这些独唱会、文艺歌曲比赛等，所唱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情情爱爱、灰溜溜和风花雪月内容的文艺歌曲。这样的文艺歌曲，是否健康呢？显然地，这样的文艺歌曲，是完全不健康的。

文艺歌曲，也叫艺术歌曲。艺术，众所周知，艺术有两类。一类是大众的艺术，一类是一小撮人的艺术。文艺歌曲的内容是否健康，完全取决于文艺创作者的思想意识是否健康。一个有正确思想的文艺创作者，才能创作出健康的文艺歌曲来。相反的，一个满脑袋剥削思想的文艺创作者，决不能创作出健康的文艺歌曲的。

因此，可以清楚的看到，文艺歌曲也有两类。一类是属于大众的、健康的；一类是属于一小撮人的、不健康的。前者是我们拥护的；后者是我们应该反对的。这应有鲜明的爱憎之分，决不可混为一体。

对问题，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其实质，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

我们看文艺歌曲是否健康，只能从实质的内容去分辨其好坏。以为文艺歌曲或冠以健康文艺歌曲，就是健康的。这一概念，是完全错误的。

不健康的文艺歌曲是不是比流行曲好一些呢？不见得。不健康的文艺歌曲跟流行曲的内容，根本没有两样。但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即一种是有旋律的、有技巧的、文雅的，即有艺术性的表达方式；一种是什么旋律的、没什么技巧的、粗俗的，即没什么艺术性的表达方式。因此，接受的对象，也有所不同了。

文艺歌曲的接受对象，是一般比较有文化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流行曲的接受对象，则是一般的普通大众。普通大众，由于文化的关系，都比较难于接受文艺歌曲。所以，不健康的文艺歌曲，其为害性当然不能如流行曲这样普及大众。因此，有些人才会认为，不健康的文艺歌曲，会比流行曲好一些的原故。其实，不健康的文艺歌曲，其为害的深度，还要比流行曲为深巨。因为文艺歌曲，能使接受者，深入脑际。流行曲则不致有这种功能了。

我认为在批判流行曲的同时，也应该注重批判不健康的文艺歌曲，以使更多的好青年，免受其跟流行曲同样毒素的毒害！

敢



走嗎？

* 又 一 *

在一本很好的雜誌上，又看到他那冷漠，悲怆却又沸腾着热血的自述：——于是，我发觉眼角有点湿了，心，此刻太激动。

不会有太多人理解他。

而我，也正像其他人一般：「哼！这小子太多的理想、太多行不通的理论……让他灭亡吧！」

那时，我是此间英文大学里一个「与众不同」的细胞。很个人、很个人的思想普遍泛滥着，而我却自以为进步地服膺了「先为自己打算，在不妨碍个人利益之下，尽可以去施点小恩惠予人」的想法。所以，我并不了解他。

一天晚上，他来找我了。我们以不十分共同的语言交谈着。谈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谈中苏问题，谈鲁迅，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语言是越来越不相通，他有点卑睨地望着我，说：「你毕竟是改良主义的。」

我涨红了脸，支吾着应付过了。

此后，似乎越来越少碰见他。

只听人家说了一些有关他的事，我并不十分去注意它。但，就在这一个时期，生活面的增广，朋友的督促，加上不断接触一些好的书籍，四周牢笼般的空气愈来愈令人咽不下一口新清的味道，我就渐渐学会了許多道理。

「我还是突不破家庭的束缚，我还是温情主义。进入这间大学，与其说是我的意愿，不如说是奉双亲之命读书。每当我翻开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我只想冲破这重重的乌云密雾，让我苍白的脸重见光日。……」

他说的这话竟不时出现在我脑际了，那时，我不知道我的大学是部什么样的书。我只知道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简·爱……不久前，我终于在附近的一间图书馆见着它，原来高尔基的大学是那些污浊的楼屋、肮脏的街道、各种各类的商人、学生、革命志士。

我开始后悔太迟读到它。但，又怎样呢？我能像他那样吗？他，就在跟我说了上面那段话不久后，终于毅然地摆脱约束在他身上的一切——包括家庭和一张「大学文凭」——走向一条坦途，那条坦途不正是高尔基的大学吗？我又能像他那样勇敢坚决吗？家庭、学位，甚至软绵绵的爱情呵，仍占据着我窄隘的心房。

「我能走他那条路吗？」

好几个晚上，我无眠地思索，痛苦绞掣着我，一股凛然的压力，不停的向我挑仗。这是个我不能解决的事。父亲在信中，早不止一次地向我暗示，说——等到我找到一份「适当」的工作、他便告老退休，要回来享晚福了。他在外边工作，转眼间竟过了十七年。妈妈也是个享受惯的妇人，每天牌不离手，稍重点的活儿也干不了。几次我迟一些回来，她老是站在外边张望，说：「我还以为你去吃『黑豆饭』了。」我只有苦笑。

是的，有什么比梦醒后找不到路更悲哀呢？

是的，七十年代的今天，有谁还能说看不到出路在那里？路正有的是！

是的，路正有的是，但你敢走吗？

我在敢字面前怯懦了，但，毋宁说我在现实面前，缴了械更妥当些。

工作是有了，「高尚」得很呢！

我能满意于此吗？

有一次在途中碰见他，推着脚踏车。我问起他的近况，他平淡地说，他当了建筑工人，这对于我是一件突然的事，心中震惊得很。「家里人有反对吗？」我问。

「闹了好些时候，便不了了之了。」他似乎不当它是一回事。

我回家后，又在苦苦思索。他已开始踏上一条光明的大路了，这难道还是我以前所谓的「太多的理想」、「太多的行不通的理论」吗？他正在「灭亡」？

不，不！

他走向新生，勇於冲破这阴谋家所指示下活动着的社会的种种限制，让自己来决定自己的未来命运，难道这种人会灭亡，会没有前途？

我也是半岛南端土地上那间C中学的毕业生。那位「可敬」的「导师」曾说：「我了解年青人的心情，他们要反抗、要反对这样、反对那样，我年轻时也和你们一样，但后来慢慢懂事了，知道这些往往是野心家的阴谋诡计，你们要提防，以免被误导。」

年青人的反抗，果真的是野心家的阴谋诡计，果真是被人误导？这一信条我虔诚地相信过。我曾拿它来评鹭工人的罢工运动，学生的学潮运动，以及一些正义的游行抗议行列。每次类似的行动导至某些不便时，我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地埋怨「野心家」、埋怨工人学生被人「误导」，我认为除了造成损失和骚乱

外，谁都没有得到好处。但我现在不这样想了。

因为我渐渐懂得很多事。为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寒骨」的不平现象，至今仍活生生的在这社会中不停的上演着？大老板，不管是洋来的、是土长的，越来越多的条文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工人却生活在厮忙中，在疯狂的工厂午会中，在「工人皇后」中！工资有一元半的，有两元的，在饿不死的挣扎线上推进这「新兴工业」、推进这「繁荣」的、「刚强勇猛」的社会。然而，学校的学生，却在被熏陶着长大以后如何出人头地，如何赚大钱的勾当；他们男的女的，多留长頭髮，看灰黄书报电影、开「派对」、抽烟吸大麻，吊膀子……………

这样的工人！这样的学生！但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因为这才不是中了野心家的阴谋诡计，被人所误导。

这是我所看到的许多事实中的一部份。当然，更「刺激」、更「有趣」的事实是不能在现在这时候摆出来的，你能用你的眼睛去看，嘴却除了熟人以外，是不大方便讲出来的。请一个马来妇人洗衣，连熨在内，可以每个月给她八块钱，而僱用一个华人妇女做这些，却要二、三十元，这是华人剥削自己民族以及更加厉害的剥削他族的残酷例子，但同样做为一个人，你能操几句横行语，就可以出入「乌必」，赚它几百元了——如果你说的是这些活生生的事实的话，可能就会被套上一顶帽子：种族主义！

很多很多安了居、乐了业的朋友这样劝我：现实总是现实，现实中的许多东西不是一下子能够变好过来的，要把它们转变，需要时间，需要成熟的时机，需要等大夥儿齐了心、好办事。这些都说得不错，而我现在却开始醒悟我们大夥却在这「等」字上出了毛病，为什么要等？

是呀，为什么要等？你不是在守株待兔吗？我曾到这小岛郊内郊外的甘榜去，不管是华人的还是马来人的，都是一片赤贫，卫生条件恶劣，有的板屋就搭在正冒着硫化氢的沼泽上，赤脚的村民蹒跚地走在发烂的朽木上，小孩子难得有着衣的机会，挺着大肚子……而河水山、红山慢慢延到女皇镇一带的「新贫民窟」、一座座组屋内，有一条暗晦、吵杂、弥漫着霉涩味道的走廊，把组屋隔成两道房子——既没有客厅、也没有睡房，一家人就是挤在那几十百来方英尺的面积上，曾经挤死了一个婴孩，闹过一段新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去体会一下这种遭遇，也许他就不会说「等」什么什么了。你能想像一种悲惨的生活吗？一个七、八岁大的女孩，因为组屋的这种房子太狭窄了，逼得她只好睡在父亲当摊子用的推车上，晚间、麻露、风雨，月亮、星星，那翱翔着的蝙蝠就在她的头上。她家共十三个人口。这也许不是最悲惨的，我见过因迫迁而无家可归的人家，棲息在一棵大树下，她的两个小孩正发高热。我见过一个发了癫的

妇女，就这样横卧在走廊上，口中喃喃在诉说些什么……你看！全家集体自绝的有之，一个个被逼疯的有之，这些惨绝人寰的实例，每天上演着，我们却悠哉优哉的在说需要时间、需要成熟的机会，需要等！

而长堤彼岸的大陆，仍旧罩着乌云。大多数的人阴霾的生活着，胶林里的同胞也许在瞥见一丝曙光后却被进一步逼迫得更蜷缩了，彭亨河正无言地流着，那冲不破堤的苦闷被压抑得更厉害了……………

而亲爱的朋友，你们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从你们的眼里看到了绝望。

也许，我正可以找到新的希望，在一百五十二年以后「繁荣」起来的南部小岛上，但不是从他们的身上。绝不是。是从他的身上一——那个勇于背叛硬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柔的，钢般的、传统的、欺诈的、强迫的束缚，我找到新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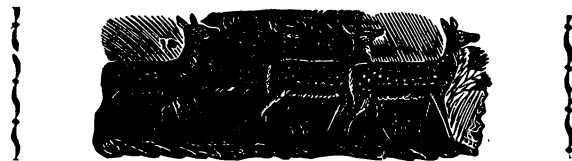
也许，我也不再局限自己的视野，我正企首探看那几百万新生的力量，在胶园、田野、渔村的四周围，渐渐凝成一股洪流。我看不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却仿佛听到他们亲切的呼唤了。

这不再是「知识份子」的世界。那些真正的知识份子其实已经不再是「知识份子」了。他们是改革现实的先进份子，也许此刻你会在胶园田野、渔村工地中找到他们，他们在亲切的与工农在一起。这就是出路。

我知道许多「知识份子」喜欢做领导的工作、喜欢做「令人敬佩」的工作，喜欢谈理论。他们也有不可否认的一点小成绩。但我要他们反省反醒一下：在「灵魂」的最深处，是否还有个「怕」字，还有个「私」字？有许多人不同意我。我知道。也许他们精通于「一分为二」的哲学，但这哲学与其躲在斗室里躺着研究，不如在实际生活中去追寻。他们时常用「结合实际情况」来吓唬人，但也许他们宁可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去，在他们来说，是：在搞「量变」！我深切知道他们的本质不是这样的。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也有真正好的，希望他们能继续前进。

这不是个只出一分力量，两分力量的时候，应该是全心全力、鞠躬尽瘁的时候了。我现在毕竟在讲而已，能认识真正意味什么的人，就应该突破它，更切实、更可行的途径。

也许我已经不那么个人主义了。但仍然很温情主义的。我知道，终会把它弃断的，因为我又看到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这条路终是有人走的，而且也竟通了。



真为艺术 还是为了捞钱



集體創作

巴人執筆

——从平壤万寿台文化艺术团的演出谈起

(一)

最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平壤万寿台文化艺术团到星加坡来演出，的确是我们的观众一个非常重大的好消息；因为，大家都将能看到一个大规模的，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健康表演艺术的演出。

对于我们这里，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健康、正派的艺术工作者来说，当然更加是天大的喜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就很少有机会欣赏到先进国家的高超舞台技术和艺术水平的舞台演出，一些所谓的「芭蕾舞晚会」的演出，又纯粹是有闲阶级的消遣，不值一顾。在这种情形底下，当然谈不上和先进国家的艺术工作者互相接触、来往，交流经验；从而吸收一些知识和经验，以别人之长处来弥补我们自己的短处，提高、充实我们的舞台技术经验。

这一次，平壤万寿台文化艺术团来我们这儿演出，把优秀的，先进的舞台技术介绍给我们这里的艺术工作者和观众，是非常令人欣喜、兴奋的。

看了有关的演出之后，对演员在艺术方面的修养，他们饱满的、结实的感情，的确很使我们佩服、感动；不能否认的，有许多值得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加一把劲，好好地学习的地方。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这一次平壤文化团的演出，是十全十美的。其中有相当多的事情仍旧是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并且提高警惕的！

(二)

我们知道，除了健康、正派的艺术工作者之外，在我们表演艺术的圈子里，还有一小部分的市侩、败类盘踞着、殷伏着、隐藏着。他们时常以不同的脸孔出现在艺术工作的队伍当中，假借艺术工作而进行他

们无耻的，下流的，不可告人的勾当。比如说，追求女孩子啦、出风头啦、捞钱捞名利啦……等等。有些甚至是来当走狗的。这一类的败类，市侩；以前被健康、正派的艺术工作者揪出来示众的已有很多。可是，在今天，由于环境的关係，这一些市侩和败类又不断出现，并且比起过去也高明得多了。因此，我们也就有必要把耳朵张得更大，把眼睛擦得更亮，才能去发现市侩们的真面，捉着他们「狐狸的尾巴」，进一步把这些带上人皮面具的市侩底丑恶面目揭露出来。

他们高明的地方在那里呢？原来，这一回，他们不再把心思用到什么「群星大会唱」、「星光灿烂晚会」之类的玩意儿上面；那样明目张胆，吃力不讨好。一般上不容易得到心明眼亮、爱好健康、正派艺术的观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市侩们现在开始改变作风，偷偷摸摸地，鬼鬼祟祟地变了花样。於是，他们也从事「有益的艺术活动来了」！有些时候，这些市侩便也跟着我们健康、正派艺术工作者大喊一些口号；把健康、正派艺术工作者的一些积极性的标语和口号，例如「发扬健康文化」、「消灭黄色文化」、「推动马华健康艺术」……等等，拿来乱套、滥用。对于一些健康、正派艺术团体的演出，市侩们也表示「大力支持」、「热烈拥护」——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说穿了不外是趁这个机会捞一点钱，同时借此 大出风头，更重要是让人家把他们误认为是「推动马华健康表演艺术的功臣」。更有些甚至怀有卑鄙、不可告人的目的，渗透进入健康、正派艺术团体中做破坏、走狗的工作。

这些现象，这种事件，是值得我们健康、正派的艺术工作者加倍重视，加倍关注的。

(三)

下面，让我们拿最近来星加坡的朝鲜平壤万寿台文化艺术团的演出做个例子来说吧。（转入第廿八页）



今乡

斗 流

一天上午，有个外地的朋友到访，他要求父亲陪他到某大公司去一趟。父亲是不识字的，要他担任响导，可真不易，於是便叫我去。

那位朋友，昨天我曾经匆匆见过他一面。后来听说是同乡人，在某地经商发达，这次到曼谷、香港等地一「遊」，回途经过这里，顺路到我家叙谈一番。总之，他是一个赚了钱的人。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范例，会令某些人羡慕的人。

在一些报章书籍上，也曾看到一些文章谈论某某人如何勤劳耐劳，如何俭吃省穿，精打细算或者长袖善舞，以致发达而成为什么什么翁之流的人物。现在，面对着这个不知道是否有资格称着什么什么翁，或者可能掬了些钱，做了些热心某某事业而成为社会贤达、仁人君子之流的同乡，本想问他发达的经过以及近况，以印证那些看过的文章。但是，一想到彼此只不过是初次交谈，也就避免了。虽然错失了一个良机。

在车上东拉西扯。他谈吐温雅，而且对我很关心似的，力劝我从商。说什么做工最没出息，做到白髮斑斑，仍是辛苦一身。说什么经商则不同，有很多机会可以钻，到处都有钱来，眼界开广，连人也会「聪明」起来。接着还批评我不善于交际，提醒我如果遇到好的朋友，对我的前途有帮助的朋友，就要赶紧捉住他。弦外好像有音，但是一时间我又会意不来，不理他，算了。

回到旅店，刚走出楼梯口，恰巧遇到一位旅店女服务员，他邀请她晚上陪他出去，我不耐烦地催他回房，而她也谢绝了。

吃午饭时，他颇得意地说，在他那儿，只要他「喜欢」的女孩子，就一定能够通过弯弯曲曲的关系，利用种种手段弄到手。地方当局是绝对不会找他的麻烦。我只想到空气愈来愈闷，我被闷得快要爆炸了。

饭后，他要到书局去买书，并说他也兼开书局的。奇了！他究竟卖些什么货色？只见他打开重重折叠的纸张，尽是港、台出版，时下流行的灰、黄色小说的书单。刹那间，我的心像被绑得紧紧的，像垂挂着不断增加的铅块。他还叫我带他到其他书局多找几本。这怎么行呢！我说其他书局没有这种货色。

再回到旅店，他要求我以后代他购买那些货物和书籍，然后邮寄给他。并说他和那边的某些人有联络，进口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可真给点醒了。这种买卖含有什么性质还不明白吗？要替他寄那些书，简直是在助长歪风逆流，打击好书，这种事难道是可以办的吗？我拒绝了。他立刻补充说，办这些事是有佣金的，并且说明数目的可观。在私利与正义之间，我看准了后者。

然而，我明白了，明白了一切。他的金钱的部分来源，他的人格以及那弦外之音。早上我想问而没有问的，他都从各方面给予最坦白、最详细、最彻底的回答了。我不需要再问了——歧视劳动人民的神态，地痞恶霸似的无法无天，欺压善良人民的残暴行径，诱拐奸淫女性的醜恶面貌，走私犯法的强盗行为，协助散佈毒素的市侩形象；和那令某些人羡慕的范例，社会贤达、仁人君子的「慈善」、「庄严」面孔，构成一幅交织着的画面。他还值得尊敬，羡慕吗？还值得学习、模仿吗？更值得跟他走吗？眼前的他，越看越觉得渺小了。



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江 涛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西方世界的商业中心。不太久以前，她还被纽约市长约翰林斯称为「玩乐城市」，然而目前她对自己的前途显然已失去了控制力。犯罪贪污、交通拥挤、空气污浊、种族冲突、吸毒等等问题正从四面八方袭击着这城市，使到人们不能再容忍这里的城市生活，现在，即使是在纽约定居已久的神经麻木了的居民也抛弃了以往的静默，常会大发牢骚。

最大的骗子

在纽约，犯罪事件层出不穷。每隔六小时，便有一人被谋杀，每三分钟便有一项新的犯罪事件。一到晚上，妇女们都不敢再单独在马路行走，因为这等于投身虎口。家里的灯火也不能关熄，这避免给窃贼一个良好机会。人们甚至要多给看门人一些赏钱，以防止看门人也与盗贼勾通。事实上，在纽约的许多地区，保险公司早已拒绝为任何财产保险。

在这样惊人的罪恶背景里，拥有三万名警员的纽约警方究竟采取什么应付的方法？很遗憾的，警员们遇到抢劫事件时，只是把被窃取

的财物略为记录下来，便算完事，然后静等这财物有一天在二手货物的摊子上出现，他们还说：「叫我们侦查这些屋子里的手指纹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们调查这些手指纹，我们将再没有时间去追查谋杀案子的凶手了。」

其实，这些声名狼藉的警员不但大胆贪污如纵容犯罪，他们自己也知法犯法，靠着犯罪事件赚到不少肥水。目前他们有一个绰号，叫做「纽约最大的骗子」，他们一方面靠着从赌场、骗子、毒品贩子和妓女得来的保护费过活；另一方面也自己行骗，甚至售卖毒品，在法庭上作假证等。由于警员们的大量外快，许多年青的、大胆作风的警员除了住屋外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别墅。

不久前公佈的「纳柏」调查团报告书，便显出许多警员的确与大规模的毒品销售和赌馆有密切关系。而对于这样的警员，纽约居民早已失去信心，譬如最近一个纽约警员被发现在他自己的警局里的空场上偷种「大麻」，以赚取外快。但对于这种事件，人们却已视如常了，不以为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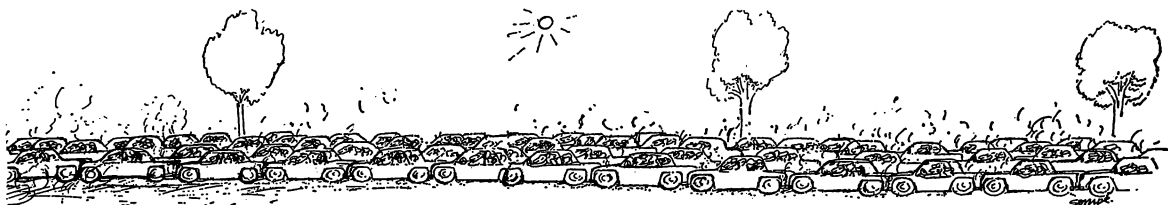
猖狂的麻非

纽约居民不但受到警员们的为难，也受到私会党徒的迫害，这里最大的组织是麻非 (Mafia)。在这

里，麻非有五大派系，其中一派的首领哥伦坡在不久前被刺伤事件，使到不少受影响的居民非常焦急，惟恐遭殃。

麻非份子向来就一直在纽约为非作歹，横行无阻。其中的各派系一向不和，过去有一段时期时常发生格斗事件。但各麻非头子利用勒索保护费在过去替自己赚了大把金钱，近年来有逐渐向公开营业的趋势，目前已控制了不少「合法」的商业机构、职工会、贩毒机构和赌馆等。尤其是其中一派的首领哥伦坡，在一年多更搞出了一套鬼把戏，成立了一个美籍意大利人的协会，一夜之间成为纽约社会名流；同时也在短短的时间内招募了美金二百万元，又成功地迫使纽约法庭、电视台和製造电视片的公司禁用「麻非」这个字眼。一切发展对哥伦坡似乎都很顺利，岂知在今年的所谓美籍意大利人「民权运动」的一周年纪念大会中，哥伦坡被一名黑人约翰生开枪击伤，凶手虽当场被哥伦坡的私人保 击毙，麻非份子却誓言必不罢休。

单看哥伦坡在医院留医时，麻非份子公然在医院内外把守及搜查来往人们一事，就可以了解纽约警方及麻非份子的互相勾结程度。许多人都认为这次枪杀事件是麻非内部党争，以后会有更惊人的发展。



自私的市民

纽约的主要居民为美国黑人，美籍爱尔兰人，美籍意大利人，美籍犹太人和有英国血统的美籍人，这些人都各自占据了一个角落而居住，单是哈林区目前的黑人居民就有一百一十万人。在很久以前，黑人便被驱赶到哈林区的小巷里去居住，现在黑人群众中的普遍不满如觉醒使到普通白种人再也不敢踏入哈林区半步。

美籍爱尔兰人操纵了纽约的警察部队及公共服务机构如卫生机构和火警部队等；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也共同控制了建筑业，但却经常因争执而发生流血事件；其他一些诸如货车司机，码头工人、麵包师傅、小贩等行业都被控制在美籍意大利人的手中。中上阶层的商店是操纵在犹太人的手里，而在华尔街的股票市场则完全被英籍后裔把持着。这些白种人割地分肥地操纵了他们各自的行业，不使别种人越界半步，也使到美国黑人在这种情形下失去了任何就业或竞争的机会。

在一个这么复杂的社会里，人们的态度也是极端自私和粗暴的，当一个少女发觉她被暴徒苦追不舍时，她沿途奔走，敲打了她几个门，但没有一家人肯开门让她进去去，甚至没有一个人肯打电话报告警方，这个少女最后终于被谋杀了，人们被问及为何不挽救她时，竟然还不知羞耻地说：「喂朋友，我不愿被牵连在里面呀！」这种人生悲剧在纽约是层出不穷的。

在纽约，做上当老实的生意也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别人总在想尽千方百计砍你一刀——你不欺人，人定欺你。

博取

污浊的环境

纽约的生活费用之高昂是世人皆知的，但它也是永远在高涨中的。令人痛心的是即使付清了这么昂贵的房租和其他费用，人们仍得生活在乱糟糟、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不说别的，纽约的市客就非常的整洁。到处有垃圾。

交通系统的拥挤是惊人的，在

这么常见的交通阻塞下，车辆的拥有已经成为一种累赘，而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至於公共汽车服务则只有更糟，有时三、四辆巴士车一起来，有时等了老半天也不见半个车影，当被问及这种情形时，巴士车司机笑着说：「司机们喜欢跟在一起驾车，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吃风」，一起喝杯啤酒，或玩两手牌。」

这里的空气污浊程度也是「世界之最」的，居住在纽约的人们都对那淘淘滚滚而来的黄雾感到十分心寒。医生们早已说过这种空气是对人体有害的，人们又只能把门和窗紧紧地关起来，以防止污浊空气冲进屋子里，但这根本不是行得通的办法。

据科学家的研究，这城市的声响已经远远超过安全水平，任何人住在此居住超过三年，其身体健康及听觉将受影响。

市长的手段

这么一个乱糟糟的城市，究竟是由什么人在管理呢？他是纽约现任市长约翰斯；他是一个很会耍手段的「好莱坞型」的人物，时常以一些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亲善行为」来讨好市民；比如他就时常穿着故意弄皱的牛仔褲跑「下乡」去访问住在哈林后巷的黑人。在意大利人的节日来临时，他吃的意大利式麵饼比任何人还要多。在爱尔兰的传统节日里，他又故意装出爱尔兰人的口音，以博取人们的好感。

但可惜自从他上台后，各种难题不但毫无减轻的迹象，反而渐趋恶化：巴士车职工、火车工人、教师、清道夫和警员等等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相继罢工；车票现在上升了廿巴仙；妓女和色情行业大量涌现；报章的报告逼使林斯设立调查团调查他手下警员的行为；他的下属官员因贪污被判下狱；一九七一年前五个月中的犯罪事件增加二十八巴仙；建屋计划又是个全面失败……。

现在，林斯又要出了一个新招，从原来的共和党跳槽到民主

党，他原来是美国总统共和党可能候选人之一，现在已表示有意代表民主党参加竞选，虽然他的希望很微。有些政论家曾说，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在纽约当选，只好转而动美国总统宝座的念头。一些为他辩护的人却说：「要评论约翰斯过去的政绩，我们不能问纽约情形改善了多少，而应该问情形转劣的速度究竟有多慢。」这些简单的句子也揭露了纽约的严重问题。

人为的因素

一个美国城市暴力行为调查团在最近发表的报告书里这么说：目前纽约的犯罪事件增长率是婴孩出生率的十一倍。如果这增长率继续保持，在十年后的纽约，许多人将拥有自己的武器；有钱人将需要住在防卫森严的住屋里，用装甲车来作交通工具。而在这些有钱人住宅区以外的地区，将被列为「恐怖地带」。

许多人在分析纽约的难题时都似乎有意无意地把纽约的罪恶推到纽约本身或个别三两个人的身上、毫不留意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背景。因此，有些人认为纽约的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但人们要问，难道这一切不幸真的是没法子避免的吗？其实这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难道不是人类社会的产品？这些种种难题难道不是人为的，是那一种社会结构造成这些可怕的现象呢？这一定是一种乱糟糟的人类自相残杀的社会，一种鼓励人们盲目追求利润的社会，一个不属于人民大众的畸型社会。



—U. S. News & World Report

阿英受伤了

靖道

(一) 阿英的手指被机器掉下夹中

一声叫喊昏了过去

工友们赶向这边来

关上电制扶起阿英

呵！三隻手指分了断

「阿英受伤了」！

阿英受伤了

管工叫着「让开」来到：

有什么好看

回去工作！

说完忙把断的螺丝换掉

得意扬着气：

谁说机器坏了

是她打瞌睡不留意！

(好漂亮的词句)

× × × ×

(二) 阿英受伤了

工友们协力把她载去

肃静的医院沉着空气

院里纪录员接过红色「贴士」

笑躬欢迎管工的大言不惭：

工作不小心

意外意外！

阿英受伤了

四个代表会见了经理

要求赔偿医药费，

经理满腔洋语：(其实他父亲是姓蒋的)

没夹死已算幸运

还来讨「满泥」！(实质他比泥还臭)

「砰磅」一响

门也关闭！

× × ×

(三) 阿英受伤了

工友们来到她的家

谁也不愿缺席

只因为——

同样的藤上

结成了！

同样的每一条瓜！

阿英受伤了

三百多元送到床上的她手里

颤震的双手和激动的心

驱出了两颊泪行

紧紧拥抱着

豪迈地道：

有福共享

有难同当！

× × ×

(四) 阿英受伤了

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

兄弟姐妹的命运

我们是真正的主人！

我们都是真正的亲人呵！



新世界要延立 □□□

自誇科学成就

以为样样居第一

真不知羞耻

将天说成地

靠一张灵巧的咀

就想把世人欺

发射人造卫星

扩音机嘈个没息

发射时机件令你「漏气」

「了恩窝里(英语：不用担心)

因为天气恶劣的关係

改期、改期」

扩音机已把消息报出去

谍报船、侦察机

专向他国侵袭

也说是「因为天气关係

导致方向失迷」

先侵略，后解释

再来恐吓和威胁

好一个绅士逻辑

飞弹毒气、飞来窜去

说是「为了把和平维护」

进行肮脏交易

却曰「伸张正义」

散播黄色文化

美其名「促进文化交流」

掠夺他国物资劳力

却道是「发展双边贸易」

乌鸦的双翼

怎能阻挡阳光普照大地

雪亮的眼睛

怎能被蒙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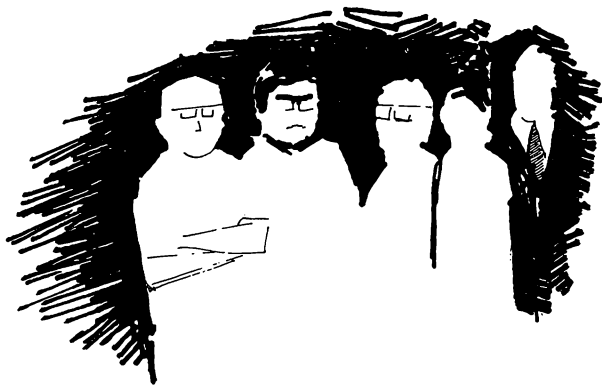
时代的垃圾

风雷将把你们

扫进大海里

新世界要建立！

的像片怒起



当然还要谐剧
你们要笑：
要捧腹大笑
（不笑也得笑
——虽然薑黄的脸上会因笑而痉挛）

于
于

反黄！反黄！
「我们要坚决反黄！」

这不是我的露叫

是亲爱的大人先生们在「呼吁」
但优雅的生活却也不可提倡

——因为人民虽然在水涨而不会高的船上

抖着槽浆

却十分需要娱乐

「健康歌曲」

我们人民也难怪不能挤入精英之列
竟会问出这样不合时宜的问题
反黄又要鼓黄？

「你们真不懂：

这是个谐剧大演出
（要你们笑 尽量笑）
为了不使胃疼加剧
（因为笑得太多）
便穿插了一些「娱乐性」的演出
（你要问内容健康不健康
便是扫兴！」

我也不禁要笑
高呼一声「前进吧！新加坡」
「呵，新加坡……」
繁荣的缩影

不在牛车水的乞丐脸上

不在中峇鲁的贫民窟中

不在新加坡河的驳力工友的苍白

不在建筑工人的昏黑

不在工厂里月薪三元半的「活机械」

不在……不在！
是在「本地艺人」、「外地艺人」的

哎 嘻！甜蜜的面上
喏！那张像片你不是看见
一个个的「艺人」多可爱
多美丽
多英俊！

绿叶托牡丹

鲜花不可插在牛粪上
原来艺人们围着一位大人先生在笑

大人先生只在浅笑

因为「要照顾身体健康
以免狂笑过度！」

我们人民难怪闹胃疼

时常要病倒
时常有「意外」事件
原来狂笑过度！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你们真不懂：

这是个谐剧大演出
（要你们笑 尽量笑）
为了不使胃疼加剧
（因为笑得太多）
便穿插了一些「娱乐性」的演出
（你要问内容健康不健康
便是扫兴！」

於是我们「天堂」的臣民欢呼了
瞧！大人先生也鼓励多看谐剧
——它一点也不「下级趣味」
「更有浓厚的正义感」
「在惹笑的脸孔后面！」

时代哭也不妨多听多看
再不会有人说它是「黄色」
是「引人入歧途」
倘有人这么说
他準是个大王八
不然的话，难道大人先生是王八？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反黄」？「反黄」？
「谐剧大会×××主持开幕」？
「穿插些东南亚著名艺人的演出」？
还有一张多多横肉的笑的像片
我也不禁笑了
原来又是一幕大谐剧呀
（并不怎样高级
只几只苍蝇在碰壁！）





来吧！
我们！
你！



江海

(一)

侵略？
来吧！
我们早就严阵以待。
我们的一双手，
紧紧地把枪杆子抓牢；
等着——
刺穿

武士道侵略者的胸膛；
扑灭
帝国主义军阀的野心；
粉碎
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烧！
杀！！
抢！！

尽管来吧！
我们等着你。
我们意志坚定，
有的是永生不灭的战斗精神。
我们热爱生活与自由的劳动人民，
最擅长戮穿狼外婆的假面具；
我们机智勇猛的反帝英雄，
从来就不怕什么毒瓦斯弹和乌烟瘴气；
再残酷的屠杀 再糜烂的轰炸
也不能动摇民众捍卫土地的决心！

(二)

什么真理，
什么正义，
什么人道，
在魔鬼疯狂的侵略阴谋中；
早被丢开一旁不顾！
我们有多少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
我们有多少爱憎分明的姐妹兄弟，
被夺去做为那野蛮的奉祭？
军国主义大头目的膏药旗，
还有他们的武士道精神，
处处沾满民众的血渍！

(三)

侵略？
来吧！
我们等着你！
我们都知道
做为一个优秀的儿女
头可断
血可流
民族的气节不可辱！

(四)

我们亲爱的姐妹兄弟，
在那密密的丛林里，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一次又一次建立功勋：
摧毁了武士道侵略者的美梦。
膏药旗在我们眼前黯然失色。
在那姐妹兄弟出没的地方啊，
平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亡军」
还有那奉命来围剿的饭桶部队，
给几颗子弹炸吓得魂飞魄散。

我们等着你！
这笔血债早该还清。

我们优秀的儿女，
有多少人被拉去做没有代价的劳工；
活活被拖死，
累死，
打死！

我们有多少生命财产，
被他们任意蹂躏和糟蹋；
我们活生生的躯体，
被他们残酷地拿去解剖；
我们饲养的鸡鸭猪狗，
被他们肆意地胡乱屠杀。

(五)

这一大笔血债——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侵略？
来吧！
我们早就严阵以待。
我们没有坦克，
我们没有大炮，
我们更没有巨型轰炸机！
可是——
靠着大家心一条，
我们单凭一双手，
就一定要战胜你！
不信——
来吧！尽管来吧！
我们都等着你！

发粮的日子

姚 道

每当发粮的日子来到
兄弟们总是这样
伸出乾瘪粗硬的手
去领取自己的血汗钱
像是不想要
没有丝毫的欢笑
愤怒始终把脸罩
此刻的心更加不安
板壁上账单在飘盪
厨房里妻娘在发呆
学校中儿女为学费而难堪……
手已抖颤
眼眶变得湿润
气喘更加厉害
咱们惊叹
手中的臭纸变得轻小
生活担子千斤重
但是，想到广大的阶级弟兄
我们没让眼泪掉下
对着脑满肠肥的豺狼
咱们把拳头捏得更紧
兄弟们抬头望着前方
坚信有那么一天



奎瓦拉的一生

格拉西作

王立節譯

杰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5年夏天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便很好了。当时卡斯特罗已经开始组织远征军，邀请杰作军医。他们开始一齐受训、扩大组织、收集军火。

1955年5月，杰与喜尔达结婚。罗尔（Raul Castro）做他们的傧相。喜尔达回忆说杰与菲德尔整天只是计划与讨论革命。

就在那时候，奎瓦拉得到他的外号「杰」。这是因为他常叫朋友们「杰」——在阿坚地那是弟兄或夥伴的意思。

1956年，他们之中的82个人登上一艘旧艇，向古巴进发。喜尔达因怀孕而留下来。杰的第一个女儿，名叫喜尔达·比亚特丽斯（Hilda Beatrice），当杰还在西拉拉·马亚士特拉（Sierra Maestra）的山区战斗时，诞生于墨西哥。

这82人在这旧艇上度过了六天。他们经历大风浪，只有杰一个人没生病，而且他还很忙碌地照顾其他的人。在12月2日，他们抵达岸边，受到巴地斯塔（Batista）空军的袭击。生还者登上岸，走向西拉拉·马亚士特拉。由于被响导出卖，他们又遭攻击。结果只有七人安全抵达。后来有人说有十二人生还，事实上最终共有二十名生还者抵达西拉拉·马亚士特拉。

从一开始杰就很胜任了。他反对别人叫他「医生」，说：「我们都是战士。」他表现了一种自然的领导能力，并且懂得如何激起他手下的信心。他比其他的人都更勇敢，他手下也因而崇拜他。菲德尔在1967年10月18日的演说中说：「这是他的主要特征之一：他

会随时随地志愿去挑起最危险的任务。这自然地引起人们高度的崇拜。他虽然不是在这里诞生，却跟我们一起战斗。他是一个有深远理想的人，一个在思想上能激起其他的地区进行斗争的意念的人，并且是那么利人的、那么无私的、那么时常愿意去做最困难的事情、永久地冒着生命危险的……杰是一个无双的战士。杰是一个无比的领袖。杰，从军事观点上看，是有杰出的能力、杰出的勇敢、杰出的有进取心的人。如果要指出他作为一名游击队员的唯一缺点，那就是他的过度地进取的本质，他的断然蔑视危险的本质。」

在空袭下，杰从不显出警惕。他很少掩护自己。通常他只是瞪着那些飞机，抽着他的雪茄，直到空袭停止。他常是完全不理睬空袭而继续做他正在做的事。他很快地就获得了队长的衔头。他教手下兵士战术，不断地训练他们，并且以身作则实行纪律。有一次他杀了一个在站岗守卫时睡去的兵士。但同时他又在许多个没有战斗的夜晚向兵士们唸西万提斯·史蒂文生等文学家的作品。

当哮喘病骚扰他，使他很难在西拉拉山地走动时，杰骑了一隻叫马丁·菲尔罗（Martin Fierro）（古典阿坚地那诗歌中的一个角色）的骗子。他时常受伤。自从他登岸的第一天他伤到颈项，以后便不时受伤，一直到1957年12月9日在康拉都（Alfo de Conrado）战役中，正如他在一封信中向菲德尔解释的：「一粒M-1子弹射进我的脚，并且保留在那儿，我目前不能

走动。……我在这里很安全，并且准备好了是一次埋伏。我很抱歉不听你的劝告，不过由于每个人都感到过度的疲劳而使士气非常低落，我不得不自己站在前线。总之，我自己是很小心的，那个伤是一个意外。」此后杰跛了很久，自己做医生，为自己包紮。

1958年夏天，杰已经成了司令官（Comandante）（古巴革命军的最高军阶），他率领军队进行突破，从西拉拉到中古巴的厄斯堪伯利山（Escambray Hills），企图将古巴分割成两半。在这次的行军与勒斯·维拉斯（Las Villas）之役中，杰邂逅了一名本来是「七月廿六日运动」成员后来参加杰的军队的少女。她的名字是阿烈依达·玛赤（Aleida March）。杰后来与喜尔达离婚，并在1959年6月3日与阿烈依达结婚。但他与喜尔达仍维持友谊关系，并在革命战争后邀她至古巴。她现在还住在古巴，在土地改革局工作。他们的女儿比亚特丽斯则在古巴生长。

阿烈依达常被称为杰的秘书。然而，她指出说：「当我因为革命活动而不可能继续在桑塔·克雷拉（Santa Clara）住下去时，我决定去参加那些反抗独裁者的武装斗争。我抵达杰·奎瓦拉的军营并被准许加入他们。我很快地学会使用武器，虽然多数的妇女都是做护士，但我决定做一名兵士。我承认在开始时是很困难的，但不久后就习惯了，尤其是在第一次与敌人对战之后。我与杰一起，参加了在勒斯·维拉斯的所有战役。」

1959年1月2日，杰成为哈

瓦那的拉·卡巴那 (La Cabana) 要塞的首领。两天后，他向古巴人民致胜利敬词：「农民是诚实、高尚、并且对自由有着不可动摇的热爱的人。西尔拉·马亚士特拉的男女以及古巴所有的农民是这个战役的主要战斗者。现在这斗争已经过去，最主要的步骤之一就是让古巴农民取得他们应得的待遇。」

1959年1月9日，古巴部长理事会使杰成为古巴公民，同时，他正式把「杰」当成他的合法名字的一部份。

他最先所关注的主要是外交政策。1959年6月，他游历了许多地方，包括非洲、亚洲和欧洲。

1959年9月8日回去古巴，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同年10月7日，在一次国家土改局 (INRA) 由菲德尔主持的会议中，杰被委任为工业部的首长。这个部门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

同年11月26日，杰接管国家银行。第一个他问手下的问题是：「古巴的黄金储备与货币存押在那里？」当被告知「在福特·诺斯 (Fort Knox) 」时，他马上决定卖出并转换黄金储备为货币，运至加拿大或瑞士的银行中。应当感谢他的远见，否则，当美国抢夺古巴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时，古巴就已经破产了。

不论在土改局或在银行里，杰的工作都是很繁重的。他时常不断地工作长达三十六小时，在办公桌上吃午餐与晚餐。他从不肯接受商业午餐 (business lunch) 的作法，他说：「商业午餐浪费太多时间，而且你不能口里含着食物讲话。」

每当他跟阿烈依达在家里休息时，他便欣赏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并且，像往常一样，他贪婪地读书。他吃得很简单，穿得很朴素。时常竖立着，嘴中含一枝雪茄。他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出现，只有在菲德尔坚持下，他才向公众发表演讲。他从不试图模仿菲德尔，相反地，他沉稳地讲话，几乎像是在讲课一般，在需要强调时便以食指指向空气中。他早期的演讲

稿已经遗失了，但自1960年以后就有记录起来。

在内阁会议中，杰从不犹豫地与菲德尔争论及提出不同意见。一开始，杰最关注的便是要在古巴塑造「社会主义人」 (Socialist Man) 。在这点上他与其他的一些成员发生冲突，这些人坚持要先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然后才改造人们的思想。杰却觉得如果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是鼓励物质享受与个人利益而损害到集体利益的话，那么这种经济本身是不值得作出那么大的努力和牺牲以及要面对战争与毁灭的危险的。

在早期，当美国与古巴还在找寻互相交往之道时，美国财政部要员华特·梭尔 (Walter Sauer) 曾经与杰谈过财政方面的问题。他后来评论道：「奎瓦拉懂得并且了解外汇、收支平衡等问题，事实上他了解金融与经济，并且准确地知道他正要做些什么……就像是向一位银行家在谈商一样，只是那混蛋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国家银行的主持人，杰也管理货物入口准证。一开始他便试图尽量减少货物入口以便建立起古巴的货币储备，并使古巴人自给自足，即使是冒着严重的货物短缺的危险，他也坚持这么做。有一天，一群在哈瓦那著名的百货商店工作的妇女去见杰，叫他增加入口固打，「否则我们将在几天内失去工作」。其中一位解释说：「我们之中有许多结了婚并且须抚养孩子，如果商店倒闭，我们就只能睡在街上。」杰叫他们第二天回来，同时说：「我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第二天她们回去他的办公室，他微笑着迎接她们，说：「你们的困难已经解决了。」妇女们的大声喝采淹没了他的话。最后他解释：「古巴在这个季节里会生产一大堆的蕃茄。你们都可以去农场里拾蕃茄，而你们将会在那里赚得比在商店里更多。」结果他并没有发出入口准证。

1960年，杰又远行至许多地方，包括捷克、苏联、中国、朝鲜。

从这些国家他为古巴带回了許多发展古巴与商业的协定。然后在1961年他做了工业部长，化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劝导工人说他们的责任与个人的满足须在为集体、为社会中得到，而不是在个人的物质上的报酬中得到。

1961年4月他重披军服，参与对付侵犯猪湾 (Bay of Pigs) 的侵略者。8月，他率领了古巴代表团到奔达·德尔·厄斯特 (Punta del Este) 参加会议。每次开会间歇时，杰常走至后面的公园散步。一天，有一位满脸于思、粗卤的渔人骑着脚车直向杰行去。其中一名侍卫焦急起来，（因为据反动报章说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到处都是），正要拿起他的枪，但那渔人喊：「司令官！」并抓住杰的双臂，说：「我要你知道虽然我们的政府可能反对你，这个半球的政府可能反对你，但我们人民，贫苦者，都是在你这一边的。不要使我们失望。」然后，在杰深受感动而不能迸出一句「谢谢」之前，跑开了。这是杰唯一感到犹豫的时刻。

我（作者，下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第一次碰到杰。我对杰的印象，据我所能记得的，是他是极度献身、极度正直与极度有人情味的，虽然，他有一个距离，甚至可能是羞意，使他的其他品质难以看得出。明显地他不易表露出他自己的感情，甚至对他的父母亲都是如此，正如他寄给双亲的信中所显示的一样。他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相信社会主义人。他确信这两个理想是可以由人类达到的，并且他也献身于实现这两个理想的工作。

在1961年与1964年夏天之间这段时期，杰继续将他的精力消耗在古巴创造社会主义人、社会主义经济。1962年他到苏联，1963年与1964年到瑞士参加国际贸易与发展会议，1964年两次至阿尔及耳。在这期间，他不断地与不良的思想与作风，如官僚主义、党的冷漠、偏见等展开斗争。

1964年7月我以「新闻週刊」通讯员的身份到古巴去，重见到

杰。很清楚地，他已经达致结论说美国将永远不会停止或甚至修改它的帝国主义以便让任何未发展的国家发展的；没有任何未发展国家会被允许去发展它们的工业，只要这工业会和美国的工业竞争。在讨论列宁时，杰使我感觉到他把这个伟大的革命看成几乎是一个悲剧，因为列宁知道一个社会如果建立在物质刺激的基础上是注定会在道德上失败的，而他却是这新经济政策的策划者。这政策成功地带回了物质刺激，也同样成功地放弃了思想上的激发，抛弃了塑造一个「新人」的理想以求创造一个强国。杰没有批评列宁，但他悲叹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杰自己，在我看来，并不兴趣于建立一个强国，他只兴趣于建立一个所有的人都为集体而工作的社会。在他看来个人的最伟大的表现就是毫不保留地为集体而服务。他与古巴一些经济学者之间在这方面的论争是当时在古巴最重要的思想论争。

对杰来说，这个论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影响了整个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与导向。如果所有的努力都放在塑造「社会主义人」，则完全依据供需律的价值论将是错误的，价值应由产品的价值与社会价值所决定，而不是由市场价格所决定。因此，一个企业的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功用，而不在于它是否能赚钱。杰的整个对于价格、牺牲、人口限制、新工厂、电力化、通讯等等的态度，完全由他的一个基本原则所决定，即不论你怎样去改变一个社会，不论你改变社会的结构到怎样的程度，除非你塑造了一个新人，除非你改变思想态度，否则结果将是个贪婪无厌、私慾无度与个人野心社会。

因此，对杰来说，武装革命以及后来的建设工作，基本上是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一代。

但杰彻底地明白在奴隶主与奴隶之间不可能有爱的存在。他知道这种关系必须首先加以毁灭。他也知道这种关系毁灭后，新的关系——爱——并不会自动地到来。爱

并不会从社会的上层产生，它是从基层、从人民之中产生。爱并不是一个突然的神秘的产物，它是一种努力，是由人们的努力工作中建立起来的。

在人们产生这种爱、在他人的快乐中获得快乐，在他人的满足中获得满足之前，他们首先必须有共同的语言，要有共同的语言，首先必须人人平等。富人「爱」穷人只不过是施舍，并不是真正的爱。因此，谁要真正地爱人，就必须先投身于消灭这种不合理的关系。因此，杰离开古巴到别处去帮助消灭不合理的制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古巴，1965年时，新的人已经塑造出来了。

毫无疑问的，许多过了三十岁的古巴人曾经并且还在困难地使自己适应古巴的革命。但新一代并不在适应，它是在领导，它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创造「社会主义人」的工作。因此，带着沉重的心，但感到一些满足，杰可以离开古巴而重新开始做起了。

他在1965年间离开古巴，到越南、刚果，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地方，有时在瓜地马拉，有时在委内瑞拉。他走过秘鲁，可能也去过哥伦比亚。1966年2月15日，他女儿十岁的生日，他从「拉丁美洲的某个地方」寄信给她，说：「你必须知道我在很远的地方，并且将离开你一个长时间，做我可能做的事去打击我们的敌人。我做的事并不多，但我希望你永远为你父亲感到骄傲，就像我为你而感到骄傲一样。记得，许多年的斗争还在前头，甚至当你成为一个妇人时你还须参与其中。目前，你必须做好准备，充满斗志，尽可能地去学习所有的事物，并且随时准备去支援正义的事业。……」

1967年8月，他是在阿坚地那，一些他的旧友曾见到他。然后他到玻利维亚去（或者说是回返玻利维亚），从头开始斗争。

正如菲德尔所指出的，杰时常对自己的安全不小心。但他被许多个人的障碍困扰——不仅是他的哮喘

病，而且他对蚊虫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每次被蚊虫咬过后就会肿起一大块。也正如菲德尔所指出的，杰绝对地相信他自己对革命事业来说并不是不可缺少的，确信他自己会死去而革命事业将会继续。杰一直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由任何个人所创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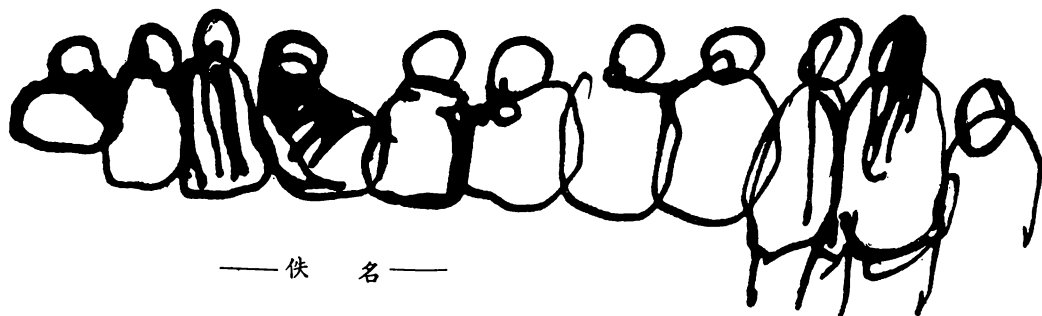
明显地，杰是在玻利维亚的一场小战中受伤被捕，然后在第二天被杀害。关于他如何死去的消息是互相矛盾的，可能我们将永远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形。然而，显明的，他在今天是他活着时更活在人们的心中，因为他是在社会革命史上，唯一的一个在获得最大成功后再志愿地从头开始奋斗的典范。他向世人显示了失败永远不会是最终的，而当一个人是在为人民而斗争时，在失去他后，必定有另外的人来继续斗争的。

在他被杀后，纽约时报报导说玻利维亚的游击战是已经成为过去了，只剩下残馀的六名徬徨失途者。接着下来的一个月间，有超过三十次与玻利维亚游击队的冲突在报上报导。杰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典范能如何地助长斗争的趋势。他，在河内、在刚果、在阿尔及利亚、在坦桑尼亚、在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在美国的贫民窟，是一名英雄。

杰最主要是一名实践者。他想得很深，他读他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他尽可能深入地研究所有的问题。他对道德价值有无限的信仰，他对人类的良知有无限的信仰。他绝对清楚地说明了道德资源是建设人类理想社会最重要的关键。但他主要是一名实践者，是一名革命的活动家。

就是这点引导他到瓜地马拉、到古巴、到玻利维亚去。就是这种信仰和活动精神，引导了今天许许多多的「杰」，那些相信人类本身力量的人，确信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所有的人互相尊重、所有的人互相把对方当作真正的人的社会而交谈、相信人类能战胜一切的理想社会而奋斗！（完）

兩天忙碌四十八小時



——佚名——

长城凤凰和新联影片公司所联合组成的香港银星艺术团将莅马为水灾灾民义演的消息飞快的从城市跨过弯曲的小溪来到小镇从海边跃过美丽的山传向草原。我是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得悉这个令人惊醒的消息的。

最近几年来，我们所能看到的长凤影片越来越少了，如今他们一来就是六十八个人之多，这不是违反了常理吗？这次会不会是新人演旧戏呢？我当然希望是新人演新戏；但愿事实真会是这样。不过我有没有机会去临场欣赏还是不能肯定。

我们家大小七八口的生活全靠一小间杂货店。两个小老板是我和哥哥，两个大伙计是哥哥和我。这种情况以及我对健康文艺的偏好，加深了我对去还是不去的犹疑：一方面演出有它一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并不像我们忽然听到附近发生火灾那样有非去不可的迫切义务。经过利弊的反复对比之后，我带着能够成行的愿望去和哥哥商量，他简单而平淡的说：

「你去吧！」

这一去意味着除了我要拿出个人长期的储蓄外还要加上全家束紧几天的腰带。这一点我们两都心照不宣。接着我把早先拟好的话提出来：

「我打算在星期四晚上出发隔夜散了场就赶回来。问题是星期五只有你一个人；妈在叔叔家里煮饭还需照顾两个小弟弟，爸爸还是身离不了床，唯一可以调动的就只有阿牛了。他进学校虽还不到一年，人倒伶俐，你送货或去买货时就可以让他坐镇柜台摆半空城计。」

哥哥仍旧简单而平淡的说：

「这样也可以。」

那晚我带了件哥哥传给我的寒衣。一粒大麵包和一原子袋的白开水就和几个同伴在九点出发了。在车上我的心情是沉重的，看同伴也没有什么雀跃的情绪。乍看起来，这种情景和我们去观赏难得一看的演出并不相称，但是我很清楚他们的筹备工作绝不会比我好得了多少。现在他们可能也和我一样在想着丢

下来的工作和束紧腰袋的家人，尤其内疚的是我们赶去数百哩之外只是为了欣赏别人的成绩；如果我们是一个工作人员而去吉隆坡帮忙演出的话，那么我们的心情才会不同。

「我们为何不再做一次阿Q，只要把他们演出的成功也当作是我们的胜利不就行了吗？」

「行是行呀！可是“问心有愧”这四个字又要藏到那里去？」

我们到达吉隆坡时还只是凌晨四点多。为了省钱，为了占有有利的买票位置，或者可能的话，就在那边假寝它几个钟头，因此我们就直接到体育馆去。一到那里，却大大的出乎我们所料，原来比我们早到的群众大有人在呢！而且他们并没有假寝，而是整排整齐的坐成长龙。好在刚才还未找到收藏“问心有愧”的地方，不然，现在又要麻烦去找出来了。我们几个人赶忙急急的往龙尾坐妥了才敢打量四周。所谓四周者，除了远处点点的灯火和眼前幌来幌去的人影之外，就只有黑暗了。人们陆续的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来拉长着长龙。跟着就有小伙子提着茶壶兜卖“咖啡乌”，每杯一角，经济合时。妇女挽着大篮子往来叫卖各种糕饼，还有“烟仔”和“报纸”也加入了喊卖声的浪潮中。主业还未开始，副业已经闹哄哄的打起头阵来，而且是那么有声有色！

“烟仔”我不抽，糕子我有备，报纸就省不了了。买来报纸扫了一下国际版的标题，就急忙的寻找艺术团的消息。只见：

「成千上万的马来亚影友，为了欢迎远方的客人，一早就把整个梳邦机场给塞满了，只见万头钻动，一望无际，煞是奇观……」

忽然一个小标题跳入我眼中：

「记者险些集体杯葛义演新闻」

不好了，难道我所敬爱的演员中竟有人摆起什么架子来了吗？心中的不妙是一回事，眼睛可没停的往下看：

「较早时，本地的义演主席及秘书对该团是否会见报界之事未能作出决定，前台主任索性说该团不愿会见记者，因此拒绝让记者进入会客室。但该团负责人一下机就明确的说：

『我们虽然是头一遭见面，但通过我们的电影也可以说我们之间早已认识了。这次我们带来的节目并不多，尤其我们的水平和能力更是有限，相信难符群众对我们的热爱；不过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因此十分感激渴望得到朋友们的批评指教……』

读到这里，我那忐忑不安的心胸已在不觉间被喜悦所取代了。看起来，义演当局和该团的作法并不够默契，还是因为联络不好还是另有文章就不得而知了！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群众随着天色转白而激增，我们在中间既看不到“龙头”的情形，“龙尾”更不知摆到什么地方去了。忽然前面一片混乱。

「红头兵来了！」有人这样喊。

果然，一个个红头兵就雄赳赳的到来「维持秩序」了，有者停下来向群众问道：

「你们是不是看不必钱的？」

不知他是无法了解群众的热情，还是因为群众的热情使得他特别惊奇而导致他这样的问。

「卖票了没有？」

天一亮这句话就一直在我的耳旁响个不停，我何尝不是在那么问，逐渐的我甚至分不清这句话是听来的还是自己在想的。群众冒过了凌晨的寒风之后，又面对着逐渐加强的酷热，但看起来他们都显得心甘情愿而且不时还可以听到他们在称赞比他们早到的群众。我想：

「我们不怕山高，我们不怕路远，我们只怕买不到票，是可以概括为当时群众的心声的。」

这时有一个马来朋友从前面走来，群众都朝他望，原来他买到了十元券，高兴之余不断向别人展示着。

「卖票开始了！！」多兴奋，多有力的声音，它就像是一支支的兴奋剂打在我们身上。跟着我就可以把脚跟向前挪了一步，这是多么伟大的起步呀！从此时间过得很快但也很慢。当我又向前移动一步的一刹那，时间就显得快，当我往前看到还有那么多人时，时间就过得老慢了。终于“龙头”在望：只见除了摆长龙的群众之外不时却有穿便衣的人直接插进前头去购票，不知是怎么回事？本来人们把钱伸进去，又把票拿出来是很平凡的动作，可是身历其境的我们却可以在那平凡中看到它所包含的特殊意义。但那些便衣人的一伸一收就不但显得渺小而且是可憎的。

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突然，激烈的骚动在这时候发生了。在混乱中，背上早着了一记闷棒，还来不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催泪弹已是满天掩盖过来，毫不留情的把眼泪和鼻涕狂催出来。

「不跑就死，跑慢点脚断！」

在如此形势下我只好忍着肉痛和心痛跑离这宝贵

的位置。局面平静之后，只见现场留下了秋天落叶似的鞋子。此时对着售票处，既怕买不到票，又怕首当其冲，思想支配行动，表现在我们当时的状态就是不约而同的向着售票处走一步停一步。忽然有个「红头兵」向我们招招手，受宠若惊之余，我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快步走向前去。买了票出来，还以为是在作梦呢！

同时被驱散的人们不知何时又已摆起了看不到尽头的长龙。当我们正在商量要怎样解决中餐时，群众又哗然不绝，原来据当局宣称全部门票都在现场发售，可是现在卖出来的票连一半都不到却说完了，其余的票去了那里呢？群众冒寒、熬热、挨打，所得到的代价却是失望，要他们怎能不哗然，怎能不愤怒呢！

当我们就要离开时，见有一个人被许多人包围着，走前去只见此君手中握着一叠票在大卖黑市。如果他不是出动几十个人打从凌晨来轮票的话（每个人只限买两张），那么多的票是从那里来的呢？

吃罢经济饭，我们中没有一个熟悉吉隆坡的道路，我们唯有的几个吉隆坡朋友更不知要到那里去找，所以我们只好又倒回体育馆。怎知入门处早已在摆长龙了。我们唯有迅速归队。这个时候的几个钟头却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了早上轮票时那种难忍买不到票的心情；另一方面是因为群众老老少少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涌来，不断的扩大了人群组成了一幅罕见的动人图案。置身其间，我们的情绪一直处在高涨中，时间也就过得特别快了。

千呼万唤，我们进入了会场，走起路来一身轻。看准了几个相当前面的位子，马上坐定了才敢好奇的东张西望，只见到处都是欢乐的观众，一片喜气洋洋，俨然一个节日的气氛。演出的午台是把原有的小午台向前和两翼扩张成半圆形，深六十呎，长一百二十八呎，台高离地约五呎，十三个大灯笼挂在两幅鲜红的大帷幕上端，佈景采用了投影法（这将使背景显得立体化），午台的两旁各有一幅木刻的大型红色刻纸，描绘了两个午蹈艺人，感情洋溢，使人一看就感到心情开朗，上面另有两个更大的灯笼；凑成整个画面的眼睛。这就是马来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午台了。

「这是数百个无名英雄日以继夜，忘我地和时间竞赛的劳动成果呀！」

当艺术团男女团员甫抵吉隆坡，当他们得悉午台还在赶建中，他们马上赶到现场和本地义务工作人员劳动在一起，融化在一起。大家一同实践了「休息是为了工作，工作不是为了休息」的原则。在紧张的工作中，争取了活泼的休息，然后又干劲百倍地奔回各自的岗位。他们就在工作、休息，再工作的热烈情绪中急时的胜利完成了任务。当时有一位工友说：

「我已有两天两夜没睡眠了，可是精神还是非常兴奋，我被大伙儿的工作精神感动到无法形容，我也要融化在大伙儿之间，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半天，音乐响了，唱的竟是「新桃花江」，这一

下可把整个节日般的气氛给破坏了。

「大人物来了！」不知是谁这么一喊。

原来有一位观众正拿着望远镜朝贵宾席上瞧瞧接着又喊道：

「财政部长来了！还有什么任务部长也来了！」

他们是顶顶大名的贵人，我是默默无闻的平民，今晚竟然聚集在一堂，这该是荣幸的一件事吧？可是我就不明白到底是我忽然爱上了他们喜欢的文艺，还是他们忽然看上了我所喜爱的文艺？

常识告诉我们贵人多忙，他们的到来无形中表演出就要开始了，果然有个人出了台讲了话：

「现在奏国歌，请全体肃立。」

人们站了，但看起来并不整齐，有些两手按着前面的椅背！有些头垂得低低！有些索性不要站起来！！

国歌完了，司仪王葆真随即大踏步走前来，只见她还未开口，观众却已欢呼雷动。这才像个节日的气氛呀！

第一个节目，大合唱中的「海燕之歌」唱道：

「我们是青春的海燕，来自那社会的四方，不怕黑夜茫茫，不怕路途遥远，我们有个明确的方向！」

这刚好是这一群遵循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者本身的写照，也是我们大家所要学习的精神。

「洗衣歌」生动的表现了工农兄弟的精诚团结和抢着为对方服务的毫不利己精神。

石慧唱的「千里草原把身翻」羊肥牛壮马儿欢刻划出了大草原变了样后的一片新气象。风吹草低见牛羊，人们到处笑开颜，拖拉机的操作声更组成了美妙的旋律。

张铮唱道：

「……我为祖国献石油，祖国有石油，我心理乐开了花」。这是什么地方呀！我国有锡米，有树胶，可是从不见矿工、胶工心里乐开了花，他们有的是心里苦落了花！

新颖精彩的节目一个个涌现了出来，人们可以忘记置身何处，但他们永不会忘记为每一个节目、每一个高潮大声地喝彩和鼓掌，大有即使掩盖了歌词或讲词也在所不惜之慨。尤其是在最后一个节目里，当江汉挥午着大旗出场时，人们的手像是拍不痛，也拍不酸似的，又像是恐怕抒发不出自己的激动或者要向什么人示威似的，一万六千只手掌猛烈而持续的拍响了阵阵的春雷。

十点多，完了场，人们带着胜利的心情，个个像是喝了酒一样，一面走一面兴奋的大谈，彼此碰撞了也不当一回事，除非是碰歪了方向才不得不去摆正它

，随之又大谈着走出外面。只见场外人群密密麻麻，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打听一下，原来许多买不到票的群众打从演出开始，他们就从不同的方向来围拢着会场，用心的听里面的歌声和欣笑。我在感叹中，转了一个弯，前面豁然出现一奇景，数于百计的群众又开始摆长龙轮票了。今天算是开了眼界；我心里这样想。

成功的演出，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景象成了我们归途中谈不完的话题。早晨七点多到了家，哥哥已把店门开好，我又重新投入到我在人生舞台中的固有角色——招呼顾客，秤物品，送货，收账受气……

报纸来了，因没顾客，我就赶忙番一下，间断的看到了：

「六十八个团员生活具有纪律，生活严肃，穿著朴素，平时深居简出，养精蓄锐，作好演出准备。酒店职员说：『他们温文有礼，诚恳的待人态度和关心别人的精神尤叫人感动。倒茶时，每人都自动将茶杯移前来，收拾桌子时每个人都七手八脚的帮忙……』

「石慧具有启发性的说：

『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影演员并无可以骄傲之处。我们的生活和普通的人没有什么特殊，只不过在工作上有所不同。我交了不少工农朋友，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很多值得学习的优秀品质，如果能在银幕上表现好他们的真实形象，那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和愿望。我一定朝这个方向努力，学习他们，表演他们，塑造他们。』

「张铮认为电影必须把教育性即思想性摆在第一位，艺术性应在思想性之次，电影是一门艺术，它除了必须具有教育意义之外，还要引人入胜，必须以艺术手段去加强片子里的教育性！

「向桦坚定的说个人的兴趣应该服从于大众的需要，电影要为人民服务；音乐歌曲也要为人民服务；好的电影鼓舞人们向上，好的音乐鼓舞人们奋勇向前，好的电影配上好的音乐更能起积极作用！

「翁午语重心长的说：『这里的观众欣赏水平很高，他们都了解和欣赏节目的内容，并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令人鼓舞。』」

「江龙则由衷的表示这次远行使他的眼介大开，世界发展真快，超过他的想象。

「王小燕深刻的说：『要以艺术为人民服务，首先就要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立场符合人民的心声，和人民同呼吸共进退！』

「当男女团员踏着泥泞小径亲访灾区灾民时，居民们激动的说：（转入第廿八页）

『要以艺术为人民服务，首先就要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立场符合人民的心声，和人民同呼吸共进退！』

(接十五面)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的是,平壤文化团是一个健康、正派的组织,这一次这些先进国家的艺术工作者到国外表演,一方面是为了发扬他们国家的文化艺术,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演员多增加一些考验,多几次吸收经验的机会。

他们终于到来了,也在国家剧场演出了。

开始的时候,我们从许多消息中和新闻报导里知道,演出足足有两个半钟头。结果怎么样呢?节目有许多不见了。至于临时补上去的却是怎样的一些节目呢?有到国家剧场去看这一次演出的朋友们一定都心里明白。

对于平壤文化团的成员,到我们这里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学会了好几首「马来民谣」和「本地创作歌曲」,是值得我们赞许的。有一些人洋洋得意地表示:他们(平壤文化团)学习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将会传到更广大的地方去。——可是,我们不妨问一问这样的问题:所谓的「马来民谣」和「本地创作歌曲」到底表现了一些什么东西?反映了些什么?通过这几首歌曲,对于我们这儿的人民生活,健康、正派的表演艺术,他们真正的能懂得多少?

假如我们不客气的说一句话——毫无疑问的,头一回到来本地的平壤万寿台文化艺术团是彻底的被利用了。被谁利用呢?正是前面我们不客气地指出来的市侩!虽然,我们的观众都给以热烈的掌声,但这是对演员们一定水平演出的一种鼓舞、赞许,绝对不是市侩们自以为达到目的——梦想观众是替那几首脱离现实、粉饰现实的所谓「民谣」和「本地创作歌曲」喝采。

从平壤文化团的演出特刊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

到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平壤万寿台文化艺术团的组织性质应该是肯定的。健康、正派艺术工作者一贯的宗旨是一样的,那就是反映现实,改革社会。既使环境中困难重重,障碍众多,人力物力大成问题,仍然坚持工作,继续前进。这一个精神,在这次演出的两个舞蹈节目中——「祖国的杜鹃花」、「降雪」——所刻划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可以见到。

在这种情形底下,一本和整个演出的水平成极大限度反比例的演出特刊的出现,并且以高至五角钱的售价出卖,我们就很可以明白是怎么的一回事。

无异的,这又是市侩们借机捞钱的妙计!

比起六十年代,我们的一些健康、正派艺术团体的演出特刊中丰富的内容来,这本「平壤万寿台文化艺术团」的演出特刊实在是「半文不值」!

我们相信,平壤文化团不致于搞出这样一本见不得人的演出特刊,而且一开口就是五角钱,那无异自打嘴吧,和那一句名言「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互相矛盾。「为工农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革命的文学艺术」的演出特刊怎能虚有其表,又那么昂贵呢?

——说穿了,又是市侩们捞钱的花招吧了!



(接上六面)

者,逃兵和叛国。但是世人了解我们是反对人类自相残杀的第一战士。我们是人类和自己的兽性在最后一场战争中的第一战士。」

如今,阮丰隆默默地为着他的信仰在监牢里受着酷刑。美国好战份子以为吊销我的通讯员证书就能使我不敢说话,阮文绍以为把我踢出南越就能使我静下来,但是他们都错了。只要我一天还活着,我将会和他们战斗到底。

美帝国主义者梦想通过拘捕成千反对去打不义之战的美军能够平熄正在茁壮的反战怒火。但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呀。

傀儡独裁者,阮文绍以为拘禁阮丰隆和其他爱国志士就能够平定和平运动,但是他错了。当一个爱国者倒下去,千百个已经站起来了。

(接上廿七面)

『从来没有大明星来木屋区访问的事!』

『大明星谁个希望到木屋区来!』

马来朋友说:

『真想不到香港来的演员会不辞劳苦到小村庄来!!』

「因此当他们一批人抵步时,人们放下了手中的工具,抛下了功课,暂停了生意,以无比欢畅的心情走上街头去热烈欢迎那可贵和亲切的远方客人!」

「在酒店工友为银星团所设的欢送会上,可以看到江涛用托盘捧了六七杯茶给工友送去,万山、向桦也转了行……」

「要在当前这黄潮之中打开一条航道,单靠银星八天的演出还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所能起的作用比较上仍然是不大的,或者是暂时性的,具体的实际工作还有待于马来亚人民本身的努力!」

激風
新年誌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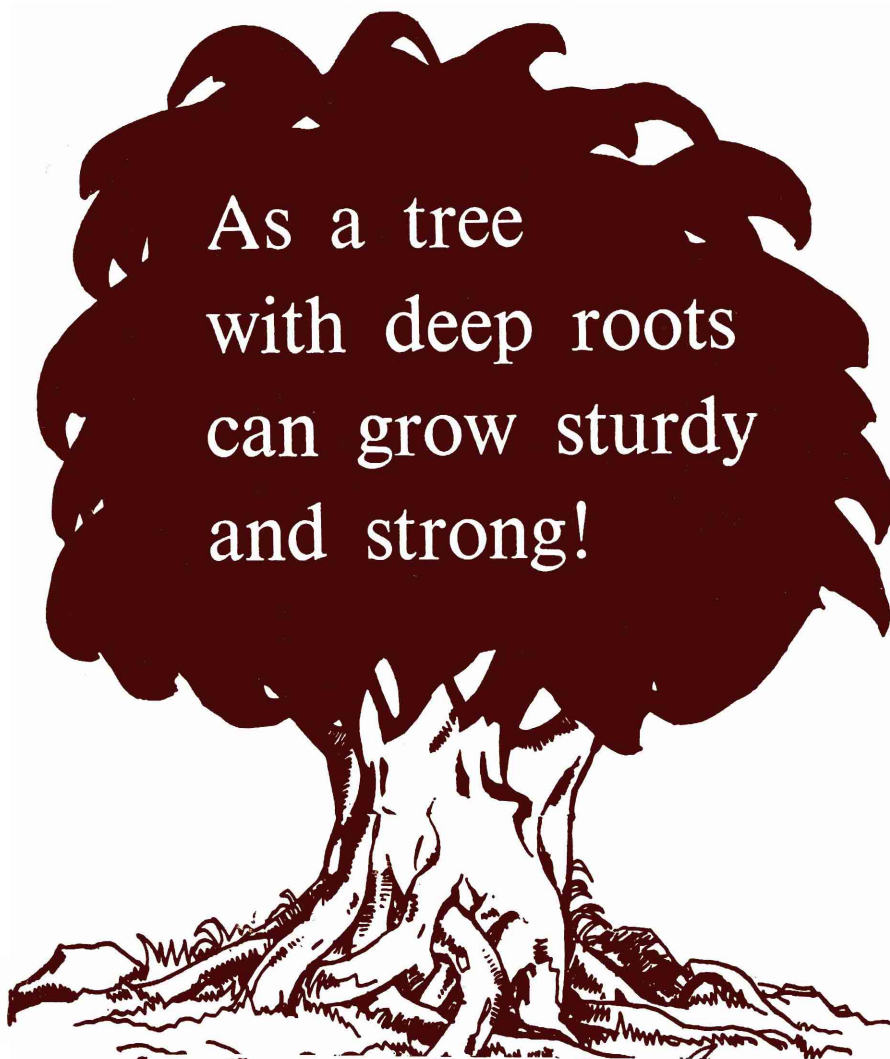
發揚
健康
文化

一群熱心讀友賀



A.C.B.C.

**SAVE FOR
SECURITY & PROSPERITY**



As a tree
with deep roots
can grow sturdy
and strong!

Asia Commercial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Head Office: 104 & 110 Robinson Road, Singapore, 1.

Tel: 983071 [9 Lines]

Branches: 745, Havelock Road, Singapore, 3.

Tel: 645070, 645061

417, Jalan Besar, Singapore, 8.

Tel: 26024, 26013